



# 《法鼓全集光碟版》第八輯 第三冊

## 《叮嚀》

### 自序

天下事，形形色色，最好以佛法的智慧來給予觀照；人間事，層出不窮，應當用佛法的慈悲來給予關懷。

身為一個出家人，特別是像我這樣一個十三歲開始就出了家的人，對於天下人間的所謂世俗事，究竟瞭解到多少？深度又如何？老實說，我是一個大外行，我的本行是研究佛學及修行佛法，我只是從另一種角度和立場，說出我對於天下事及世間相的看法。

出家學佛五十多年，但我也是一個普通人，我跟一般人同樣有父母、親人和師長、朋友，我也是生活於人間。我雖然沒有妻兒等的家室之累，卻也有做兒子、學生、弟子、老師的經驗。我之所以要學佛出家的目的，就是要將一己之所知、所能、所有，奉獻給需要我奉獻的眾生。所以我熱愛世間的生命，關懷人間的疾苦，不斷地學習，無悔地奉獻。因為人間需要溫暖，天下需要和平，佛法的慈悲與智慧，就能提供這樣的功能。

我以出世的身心，談論世間的俗事，若以傳統的刻板印象來看，我不僅是外行人說外行話，似乎也超越了我出家人的本分。其實，佛法就是為了化迷導俗而設，如果與世俗脫節，佛法豈不成了

無用之物。無怪乎禪宗的《六祖壇經》要說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了。

我當然不敢說，我已看盡天下眾生的種種現狀，但已遍歷東西兩個半球的亞、美、歐三大洲，處處留心，時時學習，並且隨緣用佛法來自利利人。因為我既不是用冷眼看待世間，也沒有以狂熱迷戀世間，而是常用佛法所示清涼的智慧和溫暖的慈悲來關心世間。所以，不論在東方或西方，有越來越多的人，向我請教佛法，多多少少，可以幫助他們突破一些困境。

在國內，也有不少的大眾傳播媒體，向我邀稿，約我訪談。林淑蓉小姐就為我策畫了兩個專欄：1.《中國時報》副刊的「法鼓鐘聲」，2.《大成報》副刊的「聖嚴法師談天下事」。由她擬好一篇一篇的主題，請我逐篇口述，她為我筆錄成文；經我潤稿後，陸續刊出的過程中，獲得不少讀者的喜愛，也受到多層面人士的注目，此其間尚有幾家期刊，向我徵求了去轉載。

到今（一九九五）年初，淑蓉告知我說：「發表於兩個專欄的文章，已足夠出兩本書了，而且皇冠出版社有意簽署出書合約。」現在，二書即將先後面世，故把出書因緣，作一番追敘。在此，我要對淑蓉、兩家報社主編、皇冠的主編，以及讀者們，表示感謝，也要對最後清校的翠蘋，表示謝意。

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聖嚴自序於臺北市北投農禪寺

## 賄選

從佛法的觀點來看，一個人會花錢去得到官職，是因為人性當中有一種潛在的虛榮心和貪心。

一個人因為無能，就希望人家知道他有能力；因為無勢，就企求更大的勢力；因為沒有憑藉，就要追求安全的保障，這都是為了

保護自己。

人類最大的弱點在於沒有用智慧面對現實，因此追求外在的假相，舉凡虛名、虛利、虛榮、虛位……通通追求。只要有利可圖、有名可沾、有勢可仗、有權可爭、有位可佔，他們一定不遺餘力去爭取。當他們實力不夠、德望不足，用正常手法得不到時，就使出歪手段，因此，賄選的現象就出現了。

過去的朝代也曾有買官的記載，但是，大多只是徒具虛名的官，並沒有實權；不過也有朝代是真正賣官鬻爵，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官做。這是朝廷為了要錢，便以此制度滿足人的虛榮及權勢慾。

可是，賄選的問題比買官做更嚴重，賄選會產生許多其他的連帶問題。例如：第一，他不是因為有實力而得到那個位子，能不能恰如其分地扮演好那個位子的角色，是一大問題。第二，他拿錢投資或舉債來賄選，等到有了名勢權位，他很可能要把當初拿出來行賄的錢，雙倍、甚至於十倍地拿回去。

對被賄選者也造成很大的損失，表面上，他是拿到錢了，不要說不拿白不拿，當你拿到賄賂款的同時，也等於失去了自己的良心，因為，人的心裡會想「拿人錢財，與人消災」，而且，總是拿了人家的，即使不為他說好話，至少也不該說壞話。

如此一來，惡勢力抬頭，黑暗面擴散，受損的又是受賄者自己。

賄選本身，行賄者為了虛名，受賄者為了浮利；前者精神上沒有安全感，後者也沒有得到什麼實質利益。這麼一來，惡因惡果相互循環。

以個人來講，行賄者及受賄者兩造自己就是在承擔著惡因惡果的循環。以整個社會來說，也越來越黑暗、越來越恐怖、越來越沒安全感。站在佛教的立場來看，不必等待神、佛、地獄來懲處他們，事實上，他們的心理及人格已經深受污染，而且越陷越深。

以佛法的觀點來說，這是人性的弱點，應該以教育、道德和宗教的觀念來糾正他們，讓他們真正面對現實，不要讓他們繼續行賄、受賄。

賄選者也有值得同情之處，一人行賄便會帶動許多人行賄，為了發展自己的政治抱負，便不得不以更多的金錢來收買選票。如果人人拒絕接受賄賂，行賄的歪風便會自然消失。

## 藝術品義賣

一九九三年九月四日，法鼓山舉辦藝術品義賣，是現代佛教界藝術品義賣的開創者。過去的義賣並沒有集中在藝術品，而是只有幾件藝術品畫作，攙雜珠寶、佛像、佛教文物、食品……等。集中焦點在藝術品義賣，法鼓山是第一個佛教團體。

我當初舉辦義賣的首要目的，是希望集合藝術家，創造他們新的藝術生命。因為他們把作品提供出來，就表示認同我們，認同我們就會關心我們，接受我們的訊息和理念；我們要做的事業，他們也會來關心，關心之後，他們自然而然受到佛教影響；他們對宇宙人生的體驗會更深遠，以更超然的角度來看；他們日後的作品就會更超然、更深入。

當初並沒有想到要賣多少錢，我們想投資幾百萬，可能也賣個幾百萬吧。甚至想到如果這些作品一件也賣不掉，我們法鼓山就全部收藏，讓藝術家的生命，在法鼓山全部流傳下來，也是結一個緣。

沒想到展出之後義賣時，這些藝術品值約五、六百萬，可是賣到三千四百萬。這不是人家要來買畫，而是法鼓山需要錢，他們來捐助我們。買畫的人都不是收藏家，而是我們法鼓山農禪寺的信徒和弟子，他們覺得師父很辛苦，找錢不容易；既然辦義賣，也不能

讓捐畫的人失望。基於這兩個原因，就把價錢抬高再抬高，有的作品甚至抬高十倍，原來標價五萬元，賣到五、六十萬。

我應該講一句公道話，像這種情形，並不是為了藝術品的收藏而買畫；所以，有好多位認購者，認購之後又捐了出來。

後來發展成現在的情況，讓我覺得很歡喜。在我們之後，佛光山、慈濟功德會都覺得這也是個募款的好辦法，可以透過義賣藝術品的會場鼓勵信眾們來捐款。

在義賣會場的氣氛讓你覺得捐錢買畫是值得的。信徒的心理是：這次沒捐，下次大概沒有機會；人家都捐了，我也應該捐；我若沒叫高一點買進來的話，願心沒有了。

因此，他們不是考慮畫作價值的問題，而是以發願的心，對師父理念的認同，對佛教事業的護持，來捐錢買畫。他們自己認為，值得捐這個錢，這個錢在這個時候值得捐，這時捐款最能激勵拋磚引玉的向心力。群眾心理加上願心，熱絡的場面就出現了。

佛教界的義賣所得，都是為了佛教對社會奉獻的事業，所以，我也很高興。今日的佛教能為社會作如此多的奉獻，在過去是無法想像的，將這些錢真正取之於社會、用之於社會。

社會上不要把這件事看成佛教界很會撈錢，越撈越大筆。如果這樣想，我的罪過很大。正如有一位參與佛光山義賣活動的人士所說：「這些錢若不捐給佛教，也不一定就會捐給其他團體。」

不過，近幾年來，我都是在帶動社會風氣，如果變成氾濫也不是很好。任何事情，一旦氾濫就可能造成社會人心的不平衡，社會輿論對佛教界的藝術品義賣會的風潮，已經有點不平衡，好多媒體已從各種角度在討論這件事了。

# 二二八事件

當年的二二八事件，造成現在每年二二八前後的幾天，社會總有一些不安的情緒。

我們應該想到二二八事件本身也有它多重的因，不是突然間就發生的。造成二二八事件的因究竟是什麼不要再追究了，追究它是件很痛苦的事。我們知道當年國民黨部隊在光復不久後的臺灣發生這種事，而今天國民黨部隊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。

我們講因緣，不能將因緣孤立起來看事情，凡前因後果及當時的很多因素綜合起來，才導致一件事情發生。我沒有研究二二八事件，越研究可能扯出更多的怨恨。當然，有人研究後，能對社會有所交代，能讓社會知道更多，讓大家更清楚之後，也可能心裡比較平坦一點，但是，有一些問題就是錯綜複雜，甚至還有無頭公案。

在佛法來講，有個交代也很好；政府對此有所交代，民間且給予正面的肯定。可是，二二八事件不是單純的謀殺事件，也不是單純的政治事件，它是許多複雜的因交織而產生這樣的問題，所以，要把它徹底釐清是不容易的事。

另外，對當時橫死者給予慰靈是應該的。人在意外事件中死亡叫作橫死，橫死是冤魂，應該給予慰靈。這不是平反，現在沒什麼好平反的，而是平息大家的心。平息家人、後人的心，和平息當年冤魂，是同等重要的事。現在做得很好、做得很對。

不過，如果一直要繼續查個水落石出，要叫誰來負責任，又變成冤冤相報了。也就是說，殺人者死，有仇報仇、有冤報冤，那就是冤冤相報，會造成人心永遠不能平衡。

被殺的人已經很可憐的了，那麼，現在不必再追究當時犯錯的人。這些人當時並不覺得自己犯錯，如果當時他們覺得是犯錯的

話，他們不會那麼做的。我們若把現在被認為當年犯錯的人殺掉或鞭屍，那我們也不仁慈了。

事情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，就讓我們把歷史的歸歷史，不必大事翻案，藉此案再加其他案，案上加案，否則我們的社會很痛苦，被捲進去的人很痛苦，而未被捲進去的人也很煩惱，覺得社會這麼不公平。

人間不公平的事很多，能夠讓我們完全公平是很難的。公平有主觀的公平和客觀的公平，而真正客觀的公平根本沒有，任何事都是站在某一點上看是公平的，當我說我是客觀的，事實上，某一點也是主觀的。所以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根本沒有定論。

從佛法觀點講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以寬恕的心、以原諒的心、以慈悲的心來對待不平衡、不公平的事，做到以後盡量公平，至於已經過去的不公平，大家知道那是不公平，我們心裡就有安慰感了。

人死了不能復活，不要再為這件事殺掉一個人，自己繼續痛苦也沒必要。我們為二二八事件亡靈祝福，祈願他們也能寬解，不要再難過，快快超生。如果我們人間老是為他們不平，他們也永遠不會平安，他們也很痛苦，我們何必自害害人。

由於我們盡力化解，已經得到某種程度的公平。這個世界應該多原諒人，如果不原諒人，會造成更多的暴力。

## 婚姻暴力

婚姻暴力不是現在才有，在中國歷史上，古小說中，都有描述類似的問題。



發生婚姻暴力的原因，有的是因為夫妻其中一方發生外遇，有的是夫婦兩人性格、觀念不同，有的是兩人生理需求不同，有的為了財產，有的為了兒女……因素很多，通常由其中一個問題又衍生出其他問題，後來就越演越烈。會有上述種種不協調的問題發生，和年齡不一定有關，倒是跟每個人的生活背景可能有一點關係。

從因果來講，每一個人從過去很多世以來，在人與人之間都是有恩也有怨的，沒有恩、沒有怨的話，不容易在一起成為夫妻。只有恩而沒有怨的夫妻並不多。

凡夫每個人都有煩惱，有煩惱就會折磨自己、折磨對方和家人。他們並沒有想到要折磨人，只是因為自己心理上有矛盾，或身體上有困擾，遇到適應上的問題，就會對身邊的人發洩，或有意無意地傷害他們。在過去無量世以來就有這種情況，到這世才會又做夫妻，做了夫妻，一邊互相報恩、還債，一方面又在互相傷害、舉債。所謂「欠」，就是彼此之間恩怨不清。

認清楚這道理之後，我們就應該朝「冤家宜解不宜結」的方向努力，不能夠老是以「不是冤家不聚頭」來搪塞，繼續互相折磨。那麼，冤家一直做下去，來生還要做冤家，彼此好痛苦，總是還不清。

如果夫妻間彼此覺得不合適，不能夠互相體諒、互相忍讓、互相尊敬，那就要反省。不要像山上的水，總是往河谷裡、海洋裡流，越流越遠、越來越加深夫妻間的不和，應該及時警惕、回頭是岸。

既然做了夫妻，在日常生活中要見微知著，要從小的地方開始反省，不要為了雞毛蒜皮的事，老是彼此計較、爭吵，否則會越演越烈，最後就可能演變成暴力事件。

一男一女結婚，可能是父母作主，可能是朋友介紹，可能是自由戀愛；一旦結婚之後，就要作「共同生活一輩子」的打算。如果後來發現實在沒辦法再生活在一起，那麼與其老是在打架、吵架、

做冤家，也許分開會比較好一點。但是，切不可把婚姻當兒戲，切不可輕易地考慮離婚。

縱然分開了，之後還是要做相互尊重的朋友，不必永遠做冤家。有的人在分手之後，還會愛恨交加，彼此傷害。例如，丈夫跟太太已經離婚了，當太太有了另外的男朋友時，先生就無法忍受，找機會以暴力加諸那個男的或前妻。也有的太太無法原諒已經分居的丈夫行為不檢，當先生和其他女性有親密一點的交往，太太就打翻醋罈子，興師問罪什麼都來。這都是很可憐也很可惜的事。

我們作為一個人，任何事情都應該三思而後行，不要盲闖，否則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罵人是不應該的行為，打人、殺人更加不應該，那要負刑事責任的，要負因果責任的，是不得了的事。有的人想「我殺了他，可以出一口氣，就是拼一個同歸於盡也沒關係。」可是，這樣值得嗎？一次至少死掉你和他兩個人，而且整個家庭都被你的衝動毀掉，也為社會上相關的人帶來災難，這是多麼不划算的事。

從佛教的因果觀來看，如果這一生我用暴力對付你，或者你用暴力對付我，下一世還是會碰到一起，相互殘害、冤冤相報，永遠罵來罵去、打來打去、殺來殺去，真是不得了。婚姻暴力的根本原因，是三世因果的循環，唯有及時剎車，把心結打開，才能徹底防止夫妻間婚姻暴力事件的發生。

## 青少年自殺

年輕人血氣方剛，人生的經驗不足、歷練不夠，比較欠缺理性的考慮，一時的衝動就去自殺了。我們必須瞭解青少年自殺的背景和原因，才能防止事情的發生。

對成年人而言，青少年自殺是難以理解的。成年人覺得：小孩子那麼小，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好，什麼是壞，為什麼自殺呢？

我們要知道，小孩子到這世上，自從能分辨世間的事物，或認識一個人的名字、身分、現象後，他們就自以為懂事了。他們沒有想到自己是尚未成熟的，自己是無知的、不懂事的，父母常說：「小孩子，不懂事！」他們被罵得不服氣。

我們也是從小孩長大成人的，小時候我們也有相同的情形，個性倔強，跟老師、父母嘔氣，或小孩子彼此爭執，因為他們自以為已有獨立判斷能力、有獨立人格、獨立思想和思考能力。當他們自以為能獨立思想和思考的能力受到懷疑和歪曲時，他們便會承受不了。

社會的價值觀是以成年人的價值觀為準繩，社會的、學校的、家庭的成年人，給他們一個又一個框框，讓他們覺得「應該在這些框框中才對，不在框框內便是錯的」。對師長、父母而言，設這些框框並沒有錯的，因為年紀大的人經驗老到，為了關懷小孩，才會告誡小孩子：「你不這樣做會有問題的。」

可是，小孩子的想法並非如此，小孩覺得受到壓迫、控制、操縱，失去自己獨立自主立場時，他們覺得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意義的。

另外，十二、三歲的小孩也會為愛情而自殺，大人會殉情，小孩也會殉情；還有為讀書而自殺；還有為家庭、父母的問題而自殺的；還有認為「活在世上毫無意義，又不是為自己而活，死了還不是一樣」……等。

這種情形，很多教育家、兒童心理學家、父母親，都在想很多辦法來訓導孩子，這些是永遠也做不完的工作，而問題也永遠無法根除。

因為，大人還是大人，小孩還是小孩。大人如果順著小孩，那小孩就更危險了；如果不順著小孩，小孩又覺得受不到尊重。順著他也不對，不順著他也不對，這個問題真是兩難。

最好的辦法是從小開始指導他們具有宗教的觀念、宗教的信仰。宗教信仰可以引導他們知道有因有果；現在做什麼，將來會如何如何；這一生不報，將來還會有果報；人從小到老的過程就是因果的過程。

把這些道理、觀念灌輸給小孩子，他們就會有安全感，知道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如果信仰佛菩薩就能逢凶化吉，但是，還要靠自己的誠懇、自己的努力，面對現實，這些問題才能解決。如果能夠這麼做的話，小孩子自殺的問題才能減少。

## 如何避免婦人之仁

現在社會上很多人在做善事、做好事，這代表著我們的社會充滿愛心和溫暖。但是，慈悲必須和智慧配合起來，否則，雖存好心卻可能做了壞事，出錢出力的結果造成別人的困苦，反過來怨恨你。那是不會幫忙，以致越幫越忙。這種事情常發生，如何判斷，必須靠智慧。

智慧指的是經過調查、考察、客觀判斷之後所作的決定。有時候，即使是經過研判之後作成決定，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確的。

智慧的意思是不為自己打算而做的好事。例如，有一樁事在你面前出現，你不以自己的利益為前提，也不特別為某個人、某個團體的利害得失考量，心平氣和地把前因後果弄清楚後，以純客觀的立場，所下的判斷。

有一些佛教信徒想要回饋社會，拿錢出來做布施，卻不知道怎麼做，就來問我怎麼辦。

我的建議是，就像你要把錢存放在銀行一樣，必須先調查那家銀行的信用比較好、資本比較雄厚，在國際上信譽如何，即使這家銀行倒掉，也有其他保險公司出面付給理賠，同時也得弄清理賠的數額。這樣你把錢存放在這個銀行裡，比較可靠。

將錢拿來做布施也是相同的道理。你事先得調查那個人、那個機關、那個團體、那個地區的那一樁真的需要幫助，你不要錯過；可是，一般人則是通過可信親友的介紹獲得資訊。經過調查之後，確信某些團體有信用，有長遠及整體的工作計畫，有完整的管理制度的話，那大概比較可靠。把錢捐給他們，參與他們，奉獻社會。這可以說是智慧的布施。

當你要決定是不是該幫什麼人的忙之前，應該靜下來想一想，不要馬上作決定，除非你對這樁事、對這個人已經很清楚，才可以馬上作決斷，否則應該先仔細考察及考慮。

在做的時候，要把金錢的力量用在刀口上，不要錦上添花，應該雪中送炭。

要有智慧，並不是很簡單的事。智慧本身必須放下主觀的自我，同時要靠經驗的累積、心胸廣大、看得遠又看得準。

婦人之仁的現象就是不問就裡、只看現狀，凡是有人求助，便給予布施，造成更多好逸惡勞、不事生產而伸手要錢的人。這會為社會造成雙重浪費，既浪費了有用的財力物力，也浪費了寶貴的人力資源。

## 頂客族

為了充分享受兩人在一起的時間，夫妻雙方都在上班的家庭就不想要小孩，因此使得今日社會的「頂客族」越來越多。

從正面來看，不生小孩就使我們地球少一點眾生、少一點麻煩，似乎也是對的，但這個觀點太勉強了。

在這個世界上，如果大家都是頂客族的話，會使得世界人口越來越少，最後就沒有人了。可是，有一些眾生還是要轉世為人，既然到不了我們這個世上，就轉世到其他世界去了。這好比說，把蛇洞封起來，蛇不從這個洞口出來，還是會從其他洞口出來。佛教的世界觀是很大的，只要尚有眾生沒有解脫生死的煩惱，即使不來這個世界，還是會投生到其他世界去。

所以說，頂客族對社會的正面意義不大，倒是負面影響比較多。

頂客族年輕的時候，有兩份收入，在一起享受男女夫婦的生活，沒有兒女的牽絆，看起來好像很自由、很輕鬆，其實，他們的苦果在後頭。

夫妻兩人到了四十歲以後，還是頂客族的話，彼此沒有了新鮮感，沒有兒女作為彼此生活的調劑，馬上會產生感情的問題，人間的神仙眷屬畢竟太少了。

當然，現在的孩子到了十七、八歲以後都會獨立，特別是西方人，高中讀完就離開家，留下父母兩人，但這期間至少有十七、八年孩子都在家，夫妻兩人的感情會因為孩子的關係而更親密，家庭氣氛更加和諧。例如，夫妻兩人要吵架時，看到孩子在旁邊，就不好意思吵了。所以，孩子對夫妻兩人的感情有所助益，不是累贅，也不是來討債的。

孩子在家的這段期間非常可貴，父母從青年進入中年、進入老年就是這段期間。現代人多半要在二十五歲以後，甚至三十歲以後才結婚。結婚之後過幾年才生小孩，等孩子離家時，夫妻已經五、

六十歲了；進入晚年後，夫妻兩人吵架的機會少了，做冤家的情況就不多。所以，夫婦到了晚年，孩子縱然不在身邊也沒什麼大問題了。

人到晚年，有孩子還是有用。孩子偶爾跟年老的父母打打電話，一年之中會去看父母幾次，這也是很大的寄託、很大的安慰。現在有人到了晚年就專門跑寺院、修行、吃齋、打坐、畫畫、下棋、看書、做學問、做義工、為社會奉獻，這種情形會越來越多。這種人若有孩子，帶動兒孫一起參與社會工作，不是更好嗎？

西方這幾十年來，頂客族有越來越多的趨勢，但我相信思想會轉變，風氣會改變，所謂六十年風水輪流轉。

因為，如果現在有半數以上的人是頂客族的話，那馬上會面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。當現在這些頂客族到了六十歲時，社會的生產力該從那裡來？

頂客族退休後，他們也許自己有積蓄可以養老，但是大家通通養老，誰來負責生產線呢？也許生產線有機器可以代勞，但機器也要靠人來操作、經營。當這批頂客族年紀大了，不能做事，使社會受到災難時，下一批年輕人就會改變觀念，不敢做頂客族了。

所以，我在這裡呼籲：

- （一）現在的頂客族應該往長遠看，不要那麼自私、不要為幾十年後的社會製造困擾。
- （二）除非人類不要繼續繁衍，否則，社會上出現一批頂客族後，應該要自然調節，讓頂客族越來越少。

## 禪對企業的影響

現在社會上一窩蜂地禪禪禪，我倒有個隱憂，擔心大家被「纏」住了。

我是在推廣禪修，可是，假如大家對禪沒有正確的認識，忽略了禪的健康面，而只重視禪修的效果，那可能會為社會帶來一股歪風。任何事情一旦氾濫狂熱，就容易有問題。

我提出這個看法，並不意謂著今後我就不要指導禪修了；我真正擔心的是，今天臺灣社會對禪的健康面認識太少。

現在有很多人盲目地推廣禪的運動。有的人是好心，他們認為禪很有用；有的人是藉禪修來圖利；有的是虛張聲勢，他們懂得一點禪的方法，也剽竊一些禪的觀念，但卻是為虛名浮利和造勢，於是弄一個團體、組織一個什麼禪會。

這種為了自私的目的而推廣禪修的人，他們的作法表面上看好像有益社會，其實是給社會帶來負面的影響。因為：

- （一）雖存好心，卻做了壞事。因為不瞭解健康的禪法，以為只要教打坐，就能有益身心，這樣很危險。水能載舟、亦能覆舟，如果觀念不正確、心態不健康，推行禪法會對人的身心帶來傷害。
- （二）完全為了虛名浮利和造勢而推行禪法，那更害人。從因果上看，做了惡人，造了惡業，一定會有果報，有的今生就受到果報，即使今生未報，來生也一定會報。

有些來歷不明、經驗不夠的人來教禪、傳禪，被他們教的人觀念不正確、方法不正確，初修好像有益，日久反受其害。

這麼說，禪是不是不要推行了？還是要推行，但觀念一定要正確。用正確的觀念推動禪法，對人的身心很有益處。



現在很多人學禪都希望身體有反應、心理有反應，以為這就是成果，覺得很有成就感。這種人到處都有，沾沾自喜、津津樂道。如果執著身心反應，覺得那是成績，是修煉的目的，那就可能走火入魔。這個就是大麻煩。

禪其實很簡單，就是不要走近路，要踏踏實實、實實在在地做一個人，誠誠懇懇地做一個人，這就是健康正確的禪法，能使人健全自我，奉獻自我，更進一步達到超越自我的境界。

很多社會的領導階層及管理階層的人士到我們法鼓山來學禪，我不會教他們圖暴利、近利，我讓他們把眼光放遠，心胸放大，但走路要從踩出去的第一步走起，要步步踏實、步步為營，不僅僅是一步一腳印，還要「一步一個坑」那麼紮實。領袖人物要放長線才能釣到大魚，要先知己知彼，知道自己有多少資源，也瞭解社會需要的是什麼，明白自己能夠運用的資源是什麼，社會需要提供的資源是什麼。以真心說實話，應做什麼事，能做什麼事，就做什麼事，這才是正確的禪的精神。

禪的精神絕不是虛無縹緲、不切實際的幻覺與幻境。

正確的禪法所講的自由自在，是指心裡有信心、有準備、有勇氣、有本事迎接任何現實的困難，故對各個層面的社會大眾都是有用的。

## 大的包容小的，小的諒解大的

人類能夠互相包容，人間就還有希望，不會絕望。

小孩在大人的照顧下漸漸長大；社會上有些小團體，也是要在大團體照顧之下才能成長。

任何動物，例如，鳳凰、象、龍，都是從小變大的。團體也一樣，都有它新的開始，不可能一下子就成為大的。新的、小的有一天也會變大，大起來可能對社會很有幫助。所以，站在大團體的立場，應該要包容那些小的團體，協助那些小的團體。

最近有兩位民進黨籍的國大代表來法鼓山參加禪修營，第二梯次又有國民黨中央社會工作會高級幹部也來參加禪修營。我看他們兩個黨的人員都很可愛，都很好。民進黨沒有要把國民黨打倒，國民黨也願意和民進黨溝通，他們能在法鼓山彼此激勵，互相學習，實在很好。

我接觸到的這兩個黨的高層人士都很有包容性，他們沒有存著「我要把它吃掉」、「我要把它消滅掉」的心態，在法鼓山的理念下，他們結合在一起，雖然兩黨的意識型態不同，若能彼此尊重，實在很好。

當一個團體還很小時，大的團體如何看好它，使它成為一個很好的對手？

以我自己為例，當年臺灣只有我們一個中華佛學研究所，後來有另外一個佛研所出現了，而且是強棒，對我們而言是一股很大的力量，逼得我們往上走，逼得我們更努力，否則，我們就沒有生存空間了。因為，資源就是這麼多，學生、師資和經費來源都是有限的，如何平均分配？

他們開學典禮時請我去參加，當天我覺得非常高興。我在致詞時說：「只有我們一家佛研所時，猶如只有一隻手掌，根本使不上力；現在有兩家佛研所，我們可以有對手鼓掌了。」兩個團體可以互相激勵，彼此幫助對方成長，以後我的研究所可以辦得更好一些，對我們的佛教、我們的社會，都會更好一些。

當時，如果我換另一個立場想，就不希望有另外一個佛學研究所出現，因為它出現就把我的資源搶去了，把我的據點佔去了；我原來有一碗飯的，就只剩下半碗了。

可是，我的想法不是這樣。我的想法是：有兩個單位的話，我們會開發新的資源出來，那對社會更好；對我們而言，也會成長得更快。我這樣一想，覺得心裡好高興，本來孤掌難鳴，現在可以鼓掌了。

當一個小團體或新團體出現時，因為我已經有基礎，比它大幾歲，所以應該有包容它的心胸。有一個新的研究所出現，不是打擊、不是衝擊、不是壓力，而是對我成長的助緣。這不是我的心量大，而是佛法的包容性，真我無我，實相無相。

至於小團體、弱勢團體欲謀求生存之道，還得要有智慧，要看當時大環境容許我們到什麼程度，我們一定要先求在自保的原則下，必要時要妥協；在可以不妥協的情況下要堅持，堅持才能成長，才能保住自己。

小團體對大團體不是包容，而是諒解它。大的團體雖然不夠好，但希望它更好；我們沒有它大，但相信有一天自己可以更茁壯。新團體的出現，也能促成原有大團體的革新。

小的團體要有自信心，力量雖小，但有好的理念、方針，所以做起來會比現在的大團體更好。因此，我們要堅持立場，必要時才妥協，免得覆巢之下無完卵，連自己立足之地都沒有，遑論成長了。

但是，不要想用小包容大；大的要包容小的，小的要諒解大的。

包容是容許小的存在，容許小的發展，讓它長大，甚至大到最後，能夠取代母體的地位，交互消長，共存共榮，這也是正常呀！

## 女人外遇

在印度的《摩那法典》中，關於女人的婚姻觀曾有這樣的記載：當丈夫出遠門，過了很久都沒有訊息，太太可以改嫁。她嫁人之後，丈夫又回來了，如果她能回到丈夫身邊，那很好；如果不能，那只好請丈夫原諒，女人並沒有犯罪。

中國古代要求女人守貞節，比古印度的記載還要嚴格。古時候的女人，婚前若有了男女苟且行為，她就不是貞女；結婚後，萬一丈夫死了，她若再嫁，也會被指為不能守節。對女人而言，這好像一副是手銬、一副是腳鍊；貞節之名聽起來很美，但都是束縛。

我們也不要責怪古人，因為一個家庭的穩定，需要有個賢內助。丈夫若在外頭亂來，還不至於動搖到家庭的根本；主內政的是太太及母親，母親和孩子關係密切，丈夫只要不把外面的野女人帶回家，那這個家尚不致有大問題。即使丈夫帶另一個女人回家，一個大太太、一個二太太，若能彼此以姊妹相稱，相安無事，也不會對家庭造成威脅。

在過去的社會，如果太太在家有了野男人，那就不得了。野女人可能會來騷擾家庭；野男人則更嚴重，一旦讓野男人進了家門，丈夫便有危險了，回家去隨時會有殺身之禍，就如同強盜住進了你的家一樣，你就投降吧。

古人要求女人守貞節是為家庭和樂、安定，女人站在女性主義的立場，雖然覺得不太公平，而且吃一點虧，可是不會產生什麼大問題。因為女人對性的要求，心理層面超過生理層面，女人不像男人，男人的生理慾望比較強。所以，要求女人為了家庭的安全而放棄外遇的活動，是比較容易的事。

現代的社會不一樣了，男人可以在外面花天酒地，女人在工作場合也會遇到長官、同事、客戶……種種男人。如果男人在家裡不負責，在外邊亂來，也不給太太適當的關懷，那這個家庭的女人和男人一樣，也可能會發生外遇。不一定是女人勾引男人，但是和別的男人相處久了，加上丈夫疏忽了太太，女的一方面覺得不公平，想要報復，一方面也是為了填補心靈的空虛，外遇就發生了。

現在女人的外遇和男人一樣，被認為是「不正常的正常現象」。甚至有人以為，男人有外遇，女人也有外遇，就變成是公平的、正常的。這好像已是值得同情、原諒的事了。

但是，我不能苟同這種事。

因為，今日的女人若跟男人比較，還是家裡更重要的主角。雖然女人在外面也有不少是白領階級，一樣賺錢養家，對家庭的貢獻和男人相同。可是，在對於子女及家庭的情感上，她和男人並不相同。

女人就是女人，她對孩子的愛和父親不同，對家庭的歸屬感和男人不同。不負責的男人可以丟了這個家，但在太太心目中，丈夫和孩子就是她的家。和丈夫、孩子一起生活的感覺就是她的依靠、她的歸屬，也是她的安全感所在，好像有一個窩就是她的避風港。

男人的心多半是向外的，女人的心多半是向內的，男女先天性向不同。人間之所以還能維持文明的發展，也沒有因為戰爭而全部死亡，就是因為女人喜歡家，對家有歸屬感。

所以，我奉勸女人不要為了報復男人而找外遇。即使有人引誘妳，也應該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、家庭安全保障，為了兒女人格的正常發展，拒絕外遇。

假如母親和父親一樣有外遇，他們的兒女可能有樣學樣，尚未成年就已經和異性同居了。因為子女為了報復父母，當父母有外遇，對孩子的關懷就會少很多。所以，有小孩的女人，自己絕不要有外遇。

即使尚未生小孩，女人和男人還是不同。一個男人有過幾個女人，男人還是男人；一個女人背著丈夫另有幾個男朋友，人家對妳指指點點不說，外面的野男人也不會認同妳，對妳這麼一個女人，他會付出真感情嗎？妳所得到的，實在要比失去的少得多了。

由此可知，男人固然不該有外遇，女人則更不必為了爭取男女平等的理由，而主張可以有外遇了。

## 明星熱

崇拜偶像是人性的正常表現。因為人的知能及體能受到自然的限制、社會的約束，就在心中產生種種幻想。

有很多人喜歡看武俠小說及神怪故事，裡頭的人物能夠飛簷走壁、高空飛行、鑽天入地、自由變化，這都能滿足人在體能上、知能上的想像空間。甚至一些科學家、大學者也都喜歡看這一類的書，我自己有時候也看。明明知道那不是事實，可是，作者能夠寫出這樣的情節，我很欣賞他們豐富的想像力和文字的表現能力。

在現實世界中，有些人給人的印象，彷彿他們不是普通人，而是天降的偉人、地上的俊傑，他們的知能及體能均非常人所及，故被視為英雄，當作明星，受到崇拜。

例如，不久前當紅的美國黑人歌星麥可傑克森，他只是會唱歌、會表演而已，沒什麼三頭六臂的本領。可是很多人想：「那麼多人喜歡他，他一定很了不起、很完美。」他除了歌藝之外，是不是真的那麼美好，那可不一定。

當麥可一帆風順時，大家覺得他完美無瑕；未婚、性格好、沒有花天酒地。很少有人像他那麼幸運，彷彿是天上飄落的仙人，受到全球歌迷的崇拜。

後來發生一件事，有人控告他和小男孩有同性戀的關係，有性騷擾行為，報紙又一窩蜂地挖他的瘡疤，沒有人敢說他好話了。這是多麼現實殘酷的人心，原先是一位天王巨星，一下子變成大眾指罵的罪人。

這是很多人的明星熱害了麥可。他只是普通人，是個歌唱家，不是超人、不是完人，大家卻把他塑造成偶像，以為他樣樣和別人不同，一旦發現他也有人的弱點時，就對他失望，實在有欠公平。

也有人一直是個明星，像另一位美國老歌星法蘭克辛那屈，一生都很風光，沒有跌倒過。事實上，他也不是超人，只是會唱歌而已。

小孩子、年輕人為了夢想成真，在真實世界中找一個能發洩內心欲求的人。喜歡聽歌或會唱歌的人，就去崇拜歌星；喜歡戲劇的人，就去崇拜演員。其實，歌迷、戲迷們自己也未必想要成為名歌星、名演員，只不過把美夢寄託到特定的人身上，就形成明星熱、偶像狂的現象。

如果大家能瞭解，明星只是某一部分傑出，不是全部都完美，那就很平安，不會有明星熱了。如果把明星想像得很完美，就如有些男人要娶太太時，便從銀幕上找，以為某個演員戲演得很好，當太太一定很好，那就糟了。

演戲只是演戲，在實際生活中，她也只是平凡的女人；既然不是天仙下凡，便不能沒有人性中的缺點。如果把入當作偶像請到家裡供起來，這是愚蠢的行為。如果供的是雕塑的偶像，他不會動，那還算好；供的是人的話，就不可能沒問題了。

我們必須讓普通人減少偶像崇拜。偶像崇拜不是偶像的問題，從佛法觀點看，是因緣促成的。由於媒體報導，加上很多人吹捧，就形成偶像了。

我們應該把表演者當作一個普通人，歌唱得好就欣賞他的歌藝；演戲演得好就欣賞他的演技；球打得好是球技高超；舞跳得好是舞藝超群；文章寫得好是高明的作家……，我們應該給予讚美，不是崇拜，這樣就夠了。把人和才華分開來看，這是理性的，就不會有偶像化的現象了。

以我來講，常有信徒要把我當活佛、當偶像崇拜，我會立刻糾正他：「我是普通人，只不過學佛久一點，懂得佛法比你多，出家早一點，身分和在家人不同，其他都和你們一樣，我也會吃飯、也會上廁所，心中偶爾也有一些小煩惱，不過，對這些煩惱我會用佛的觀念和方法來化解。如果你出家了，只要經常努力，你也能做到這個程度，不要把我當神明、當活佛，我只是個普通的出家人。」

有的人會說：「師父，你不要客氣，你和我們不同。」

我說：「阿彌陀佛，我只是個老師，老師也是從學生出身的，做好學生之後，才能做老師。你現在不如我的原因，是你還沒做老師，你如果肯學習，也會和我一樣做成老師，你何必一定要崇拜我呢？你應該崇拜佛法、崇拜三寶、崇拜佛教教義，那就絕不會有副作用了。而人是有問題的，你把我當偶像，一旦我說的某些話、做的某些事遭人批評，那時候你會痛苦。你把我當普通人、當老師，才不會有問題；若把我當偶像，你會有執著的痛苦，我也會有被推崇的不自然。」

我這個當法師的人，都把被當作偶像崇拜的心理放棄了；青少年們也把心中的偶像夢及明星熱放掉最好。

## 負心

負心是指人家對你那麼真誠、對你照顧得無微不至、對你寄望很高、對你恩深如海；但你為了自己的前途、自己的名望、自己的地位和財利，而不想相對地付出、不想給人家回饋，也不想繼續負責任、擔義務，所以，拋棄了有恩於己、有情於己的人。

有人說：「最難消受美人恩」，如果一個年輕女孩愛上了你，你不知道那還情有可原，如果你根本就知道，也接受了她的關懷或真誠的愛情，最後卻把她丟下不管，這叫作負心漢、薄情郎。



這些類似的事，如果仔細檢討，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曾負心過，有的愧疚於己，有的對不起人。有些事自己知道，別人也知道；有些事別人知道，自己卻沒感覺到。

為什麼有些人感覺不到？因為他負心慣了，他覺得：「活該，誰叫他對我這麼好，我也沒叫他對我這麼好。」這種人沒感覺到自己的負心。

有些人則覺得自己是負心的。他會想：「人家曾經對我這麼好，當時我沒有要他對我好，可是，他待我很真誠，我卻沒有盡到應有的關懷和應給的照顧責任，我真對不起他。」像這種人雖然負心，卻是好心。

也有另外一種人，對別人好，也沒期待人家回饋自己，這種情形就不是負心。在別人要自己幫忙時，盡心盡力幫了忙，而且並不存有要對方回饋自己的心。這樣的情況下，人家沒對我有所表示、有所回饋，他也不算是負心，因為他知道我不需要。他自己成長之後，對社會有所貢獻，照顧其他人去了，這就是回饋。

可見，負心的意義，一定是雙方的。其中一方在付出時，有所求、有所期待、有所依賴；另外一方知道他有期待、曉得他有目的，而他接受了，接受之後為了他自己另外自私的原因，不顧別人的付出，這才是負心。

遇到這種事，很難論斷孰是孰非。

作為一個凡夫，總還是要為自己打算，不能連自己的身分立場和生存的立足點都沒有。有的人在當初心甘情願地對你付出時，沒有講什麼條件，沒有表示他要什麼，你也沒有存心要欺騙他什麼，結果他卻要你的一切，包括要你的生命，要你為他去死，否則，就指你是負心人。我想，若到這種程度，負心也是對的，因為對方要求太多，不合情理。連人家的命都要，叫人家連站的地方、活的權利都沒有了，這就太過分了。

以付出者的立場而言，待人好的時候，不要存有太多幻想，不要有太多要求。「真正的愛心是純粹的付出，不是交換，更不是佔有」，不論把這句話放在那裡，都是對的，施不望報，才是做了好事。

站在公平的立場而言，父母對兒女的愛是親情的關懷，不是投資；男女之間的愛是互惠的感情，不是投保。付出的一方應該想：我的付出便是我的目的，就是我的愛；我的愛心的付出，就是我的心靈的收穫。他能接受我的關懷，我已經很滿意了，至於他能不能回饋我，那是對方的事，我不必寄望太高，否則，將來失望也會很大。

站在受恩者的立場，必須知道不能隨便接受人家的恩惠，不得已要受恩惠時，也要感恩、要回饋。如果對方不需要回饋，那我可以轉回饋給另外需要幫忙的人身上，那我也不算是負心人。

以夫妻感情的事來講，相處是雙方同意的事，一個願意給，一個願意要。對方願意接受，你應該感謝他，你的目的已達到；如果是用條件來交換，那是最痛苦的事。

把別人當作負心人，往往是自己製造出來的，一個是自己負了別人，一個是自己製造別人變成負心人。自己如果少一點期待，比較不痛苦，也不會覺得對方是個十惡不赦的大壞人，是要被打到十八層地獄去的人，這樣就能少製造一些負心的人。

## 同性戀

在佛教的戒律中，同性戀者是不許出家的。

同性戀會在僧團中製造很大的問題，雖然不會因此生小孩，可是，引起的問題比男女間的感情更嚴重。對於一個在家佛教徒來

講，同性戀的行為，也一定要改過。

不論從人的生理或心理層面來看，同性戀都是不健康的。

中國《易經》講天地相對、陰陽調和、剛柔互濟，水火不容卻也能相互調補，如果男人和男人、女人和女人變成夫妻，這是很反常的，反常的事會使自己的身心健康失去平衡。同性在一起就是一種矛盾，表面上可以得到性慾的滿足，但這只是假相的調和，無法得到陰陽兩性之間的調劑。

同性戀也會造成社會的不平衡。同性戀看男人和一般人不同，看女人也和一般人不同，就造成社會的不平衡，一般的社會也會排斥他們。同性戀自以為這是基本人權，既不妨礙社會，也不妨礙任何人，這只是他們兩人相好，社會不該歧視、隔離他們，但他們自己跟一般常人的生活環境製造了樊籬。

有人說，出家人不結婚也是反常的。但出家人不結婚並沒有找同性的對象來發洩性慾，只是用修行方法來疏導，把性的需求慢慢的淡化掉。所以說，出家人不結婚是自我的自由昇華；若強迫他人結婚，倒是很奇怪地妨礙了人的自由之權。

同性戀不是出家人，心理上並沒有辦法把性的需求疏導、淡化，而是照樣追求性的發洩，追求性伴侶的安慰，心理上和出家人根本不同。

出家人的獨身行為不會為社會帶來困擾，不會給社會製造問題，同性戀卻會給社會帶來隱憂。

即使社會容許同性戀，不歧視他們，他們還是覺得和其他正常人處在不同的世界，因為他們看正常世界就是另一個社會，他們自己也會形成他們的俱樂部，故有同性戀酒吧、旅館、咖啡廳……什麼都有，自己劃地自限、與外界隔絕。這麼做，對他們自己、對社會，都是不健康的現象。

站在佛教的立場看，因與果如果不正常，就會有異常現象出現。聽說愛滋病（AIDS）就和同性戀有關，同性戀患病的機率較高，發病之後還會傳染給其他非同性戀的人，這就是社會問題，也引起價值判斷的混淆。

在西方如果是一個虔誠的宗教徒，也相信男和女結婚是正常，同性戀是不正常的。現在的美國青年，宗教信仰心越來越薄弱，道德觀念越來越淡漠，因此，為社會帶來問題。

有同性戀傾向的人，像抽鴉片一樣，他就是喜歡同性的男（女）人，看到某一種特定類型的人，他就著魔，像是貓看到魚一樣，心裡癢癢的。如果發現自己有這種傾向，必須提高警覺，不要陷進去。同性戀是從平常養成的，也是一種業障，如果社會環境容許他，就更糟糕了。這種事一旦陷進去，就很難自拔，這和戒煙戒酒一樣，也有成功的案例，但是很痛苦的。

我還是希望藉由健康的宗教觀念，來導正同性戀的問題（不健康的宗教是另一回事）。如果同性戀來信佛教，我們願意接受他，也希望他日後能改過。

## 超度

真有亡靈嗎？當然。

超度有用嗎？是的。

有時候我們會碰到一些怪異事，不過，先要探究清楚，如果不是空穴來風，便可以用佛法來開導這些靈體。

碰到怪異現象時，先要查明真相，也可能是當事人在疑神疑鬼，根本不是什麼靈體，就不用超度了。

五十年前，我在上海的時候，有座叫作莊嚴寺的寺廟，到了晚上，誰到樓上房間住宿，都會聽到有人講話的聲音，很多人就傳說莊嚴寺鬧鬼，而且是在特定的那幾個房間裡。

廟裡面鬧鬼就是用念經、持咒等方法來超度，可是，做了幾次都沒有用。後來，方丈就乾脆自己去睡樓上看看，他想：「那個鬼真的來了的話，我就找他說幾句話，談談心也好。」

方丈睡到半夜，果然隱隱約約聽到有人在講話，方丈說：「請你顯現給我看啊！」任由方丈怎麼講，那個鬼就是不現身，講話的聲音則依舊斷斷續續，時有時無，方丈覺得：「這個鬼真難纏。」

後來，感到房間內空氣蠻悶的，方丈就把後牆的窗戶打開，然後又睡下，一睡又聽到聲音，他就從窗戶口探頭出去，無意間朝下一看，這一看發現了真相。原來街邊有個賣餛飩麵的老頭，只在每晚的後半夜賣消夜給夜生活者，有客人來的時候就講幾句話，等到下一個客人來時，他們再講幾句話。當方丈告訴大家時，大家覺得好好玩。

如果方丈那晚不推開窗子的話，以後睡到該寺樓上的人，可能都會覺得那兒鬧鬼。

有的是疑神疑鬼，有的則是真的有神有鬼。

據我所知，臺北市有好幾幢大樓，是過去的監獄、刑場、看守所拆掉重建的。剛住進去的人，都覺得有些無形的東西在那兒活動，例如，大白天電梯裡就算沒人，也會自動地上上下下；有人在樓下，聽到樓上喊口令聲；有時候辦公室沒人，卻聽到椅子、桌子被搬來搬去的聲音。

我們法鼓山的七棵大樹下面，有座三百多年的古厝，就是原本老地主的住家，現在我們有人晚上住在那兒，就會聽到天花板上有搬運家具的聲音。

還有一個洋鬼的故事。我有一位在家弟子叫史都特，住在美國緬因州摩根灣地方，那是二或三人合住的小房子，他在那兒住了五、六年。

最初每天晚上在同一時間一定會聽到槍聲，接著一聲嘆息。他覺得很奇怪，打開門，外頭靜悄悄，什麼也沒有，到外頭走一圈，也是什麼也沒有。

到第二天又是相同的情節重複出現，史都特就向附近鄰居打聽。有位老先生告訴他，那房子前面原來還有一戶人家，住一對夫婦，後來先生到麻省波士頓去了一段時間，某天突然回來了，看到太太和另一名男子在床上，先生正想質問時，那個男的舉槍把他打死了，後來他太太也拿槍把那個男的打死，太太把兩個男的放到房子裡面，放一把火，連同她自己，通通一起燒死。

像這種情形原本不可能有人知道呀，原來那位老先生也看到鬼。因為住在附近，有一天突然有個男的跑到他家，蒙了面跟他說：「我被打死了，我太太也打死另一個人，我太太也燒死了！」因為是鄰居，那個鬼就跑來向他告狀。

知道實況之後，已經在學佛的史都特就在第二天晚上，先念一卷《心經》，然後對他們說：「唉！你們都是鬼呀，在這裡做什麼？現在我在這裡修行，你們最好也去學打坐。《心經》講空即是色、色即是空，你們有什麼放不下的，趕快去投生，走啦，別擾亂我了，我要在這裡修行。」

從此以後，再也沒有聽到槍聲和嘆息聲。

站在宗教立場看，這種事情是有的，有這種事怎麼辦？

我主張念《心經》，念阿彌陀佛，勸他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不要在同一個地方執著不去，自己痛苦也嚇唬人家。

《心經》對我們一般人不容易聽懂，不容易看懂，而死了的人是一個靈體，《心經》講空與有是同樣的事，有等於空，空等於

有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也就是有現象跟沒現象類似。瞭解這層道理的話，他自然而然放下怨恨及執著，便能投生轉世，也能夠得解脫；如果不能解脫，以宗教的信仰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也很好。

在西方社會有這類問題，通常找神父、請牧師來念一段《聖經》裡的讚美詩，也算是一種基督教的超度法。

我們佛教贊成對亡靈的慰問，用佛法給他開導，教他如何解開心結，使其不平衡的地方獲得紓解，這時縱然不到佛國淨土，也必轉生天上享樂，或生在人中富貴環境。

## 用平常心應試

每年到了夏天，就是升學考試、求職考試等最熱門的季節，大家應該用平常心來面對每一次考試，不要把考考考變成了烤烤烤。

其實，人生的舞臺就是一個大考場，每一個人終其一生都在接受各式各樣的考試，至死方休。有時候是有人出題目考你，有時候是整個環境考你，有時候則是自己考自己。

至於能不能通過每一場考試，就得靠自己平常的努力、毅力和定力。如果不具備這三個條件，大概就無法通過考試；無法通過考試，自己就不能成長，不能進入另外一個階段。

為了增加人生歷練、提昇人生境界，隨著年齡的增加，我們要經常面對各式各樣不同類型的考試。

站在一個禪者的立場，我總是以平常心來應試。禪的精神就是時時刻刻腳踏實地，時時刻刻全力以赴，對任何事都是全生命的投入，真誠而懇切地投入任何一場考試。

但是，不要患得患失，這一點很重要。如果患得患失，就不能把所知所能表現出來。因為害怕輸不起、通不過，便會把原本知道的也通通忘記掉；原來答得出來的，也會弄成答非所問了。這是因為心情緊張的緣故，不是沒有實力。

有些人一輩子經常碰到考試不及格的挫折，在考試前已經準備得很充分，到了考試時，不是頭腦不清楚，就是身體出狀況，或是心情太低落，結果就考不上了。

所以，我常常勸考生，準備階段必須努力，進入考場要放輕鬆，頭腦放輕鬆、心情放輕鬆、全身放輕鬆，看到考卷時，就比較容易理解題目，也容易過關了。如果心情緊張，則對考題容易看錯、解錯，原本可以答得很好的，也會變成顛三倒四、錯誤百出。

目前《大成報》給我出一大堆題目，要我作答，這也是考試呀。給我評分的是所有讀者，我必須聚精會神，用自己的所知所能、人生經驗和自己本身的觀察力來解答，但求能對讀者有所助益。如果回答得不好，對讀者沒有幫助，這個專欄也就應該停止了。我只有盡力而為，但不必患得患失，否則我就不是一個抱持平常心的應考生了。

我這一生一直在接受考試，一直考到五十歲以後還在拿考卷考試，到六十歲以後，才沒有再接受特定考場的考試。不過，到了現在，我還在接受各式各樣的考試，前幾天還有一位趾高氣昂的大學教授找我做測驗，但我每次都以平常心來應測，一次又一次地被考，虛心耐心地應考，有的通過了、有的通不過；通過是應該的，通不過的時候，也何妨說一句「勝敗乃兵家常事」呢。因為主觀的條件加上客觀的因素，所以產生考得過與考不過的結果。通過考試不必興奮得意，通不過考試也不必垂頭喪氣。

考不過也沒有關係，那就下次再來，有時候發現此路不通，還有另外的路可以走呀。當你對於同一目標考了好幾次，還是通不過，那就算了吧，為什麼非得考這項試不可呢？何妨去試另外的路。



考試的態度也要調整。例如，有的人覺得他非考醫學院不可，今年考不取，明年再來；明年考不取，後年再接再厲，甚至發誓說：「我非讀醫學院不可，不讀醫學院就寧可不讀書。」這又何苦呢，連考好幾年都考不取了，我看你就改走另一條路吧，也許會發現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哩！

## 廢止死刑

佛教徒相信，天下沒有不能感化的壞人，如果能夠給犯錯的人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，這個人可能會是「浪子回頭金不換」，變成社會大善人。因此，站在一位佛教法師的立場，我主張廢止死刑。

不過，從歐美法律的演進來看，廢止死刑牽連甚廣，不是一件單純的事。

以美國各州為例，原本多是有死刑的，後來廢止了，現在又有幾個州恢復了死刑。他們為什麼廢止死刑呢？原因就是死刑太殘酷了，也會造成一些死得冤枉的案例，即使後來法律還他清白，也無法讓死人復生，所以，廢止死刑是文明和仁慈的觀念。

但是，後來為什麼又有好幾個州恢復死刑呢？因為有一些人知道做了壞事不會死，即使犯下重大的刑案，殺人、強暴、搶劫、綁票，也不會危及生命，頂多終生監禁，遂造成這些人目無法紀，因此又恢復死刑，好讓蓄意犯罪的人面對死亡的恐懼，減少嘗試犯罪的動機。

不過，在今日的歐洲有很多廢止死刑的國家，他們的社會並沒有因而秩序大亂，可知，事在人為。

一九九二年我曾訪問捷克的首都布拉格，捷克是歐洲古文明中心的國家之一，在那兒早已廢止死刑，對他們的社會影響乃是正面

的，犯罪率很低，可見得，國民的行為，並不一定非得靠嚴刑峻法才能約束。

歐洲還有好幾個小國家，因為轄區小、人口少，在他們的法律背景裡，根本沒有死刑，不免令我心生嚮往。

我想，臺灣這麼一個小小的地方，廢除死刑應該是做得到的。但是，這個決策的影響重大，也不是說做就可以做，必須考慮到臺灣特殊的人文風俗背景。

第一，臺灣的幅員雖小，人口密度卻相當的高，故不同於歐洲的若干小國家。

第二，臺灣人民在習慣上，對道德法律的修養尚不夠深切，貿然廢止死刑會引起社會價值觀的混淆。臺灣人民中的部分人士，知道法律是一回事，認為法律合理是一回事，有沒有遵守法律的習慣又是另外一回事；而且，社會道德標準不夠明朗，無法對於個人的行為有所約束。在這種情況下廢除死刑，可能害處多，好處少，會讓存心做壞事的人更無法無天。

第三，宗教信仰不夠深入普遍。許多人雖有宗教信仰，卻不是打從心底對宗教有一份虔誠的尊敬，而只是因為有人信了這個宗教，他也跟著信；有的人信那個教，他也跟著信。這種人尚談不上有宗教情操，故在身心狀況失去平衡時，也可能會作惡犯罪。

就以民主法治已很進步的美國而言，對於廢止死刑都還沒有一個定論，宗教界、法律界、政治界的人士，都還在討論這件事，究竟廢止死刑好呢，還是維持死刑好呢？

在我們這個社會，更需要假以時日，做好廢止死刑前的準備工作，不能輕言廢止死刑。所謂準備工作，包括提昇道德觀、加強宗教教育，以及增加對法律的認識，這些必須透過學校教育和社會宣導的管道來達成目標。

我希望我們的社會能夠朝著「廢止死刑」的方向來思考、討論這個問題，使更多人來正視這個問題，直到大家形成共識，廢止死刑就水到渠成。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，就能看到「廢止死刑」的事實實現。

## 如何處理是非

在任何一個團體中，都難免會有是非，若能夠在是是非非的環境中保持平靜與和諧，這就是個人的成長。

社會上的任何一個團體，都會有不同觀點、不同性格的人，在一起共同工作。如果不是由一群人一起組成團體，那你就是一個孤獨及孤立的人。可是，單獨一個人的生活，不是社會、不是團體，力量極有限，所以不能夠成就一件大的事業。

社會與團體，既然是由許多人組成，彼此之間難免有差異的性格。因為每個人的生活背景和成長過程都不會相同，所以會形成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性格；即使在相同的生活背景中成長的兩個人，也會由於感受不同，而產生不同的觀念。

有些人很容易相處，很容易溝通，這類人比較容易同情別人、體諒別人、關懷別人。

另外有一些人，性格孤僻，想法奇特，以你的立場可以說：「他錯了。」以他的立場來講，他並沒錯，因為他就是這樣成長過來的。這種人不能接受別人的看法，只希望別人接受他的看法。

遇到群體中觀念奇特的人，你會感到很痛苦，可是，你還是要接受他。我們應該站在他的立場為他設想，體諒他、同情他，但不要同意他或認同他，否則，你就失去自己而變成他的附屬品了。

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，需要溝通，溝通不成則當妥協，當妥協不成時，就原諒他和忍讓他吧。因為，每一個人往往站在自己的立場看事情，所以就造成溝通不良的現象。

當自己為他人設想時，有時卻變成好心沒好報。你以為自己是好心人，幫忙他、關懷他，人家卻以為你在指揮他、干涉他、控制他，甚至於認為你是故意搗蛋，你是阻撓他的元凶。這個時候，大嘆「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」的人就實在太多了。其實不必對他失望，因為做好事、修德行，目的不是為了賺取他人的回饋。

由於事先已經認知到這種情形是正常現象，所以，我們還是要以共同的事業前途為重，不管別人怎樣批評我們，我們還是要跟那些知行怪異的人相處。雖然不能百分之百接受他的意見，但至少還能接受他一部分意見。這樣的話，我們跟這種怪異人士才能共處。

如果用這種態度和別人相處，就是增一分智慧、少一些煩惱。不過，是非還是會有，只要我們不挑撥是非，知道有是非，心卻能保持清淨，以成就事情為前提，慢慢地化阻力為助力，轉對立為互助，我們的目標還是可以達成的。

有時候甚至會碰到很難化解的情況，例如，你要跟別人合作，人家就是不跟你合作；你沒有想要挑撥離間，人家就是挑撥他離間你；你沒對他不好，人家就是硬要說你對所有的人不好。

遇到這種情形，你應該想：「這是一個能夠讓我成長的力量，讓我的性格多一點磨鍊，使我的人生多一點歷練。」如果你處在槍林彈雨之中，還能安全地全身而退，那時候，你的工夫就練出來了。

有的人專門愛講別人的是非，也不是為了特別的原因，就只是愛講是非。面臨這種場面，知道他講我們的是非，我們也不要跟他計較。如果他說我的是非，我也說他的是非，彼此針鋒相對，是非越來越多，煩惱越來越重，最後可能變成水火不能相容。

也有些專門搬弄是非的人，卻往往最能受到老闆的歡心。遇到這種人，如果自己還能夠留下來，能夠適應環境，那很好；如果你已受不了了，那就遠離他罷。

## 紅包文化

紅包文化原本是人際關係的潤滑劑，在東西方文化中都有這種風氣。

以東方文明國家的日本為例，如果家屬親友之中，有人畢業、升官、生子等等，必定會送一份禮物。歐美國家也有送禮的習俗，或是送一張面額不大的支票，用信封包起來，表示慰問、感謝、祝福、關懷。

送現金或支票是因為不知道要買什麼東西送給對方才好，買了如果不合用反而形成浪費，乾脆送個小現金袋反而比較實際。

送小禮物或小現金包，都不是什麼壞事，若是變成打秋風、拿回扣、行賄賂、繳陋規費，就很糟糕了。兩者之間並不相同，如何認定，倒是一門大學問了。

以佣金制度來講，世界上各行各業都有這種規矩。在商場上，中間商把不認識的雙方介紹認識，使雙方可以達成交易，合作生意，中間商向雙方或其中一方拿一些正當的佣金，這是被允許、被認定，也是合情、合理又合法的事。

中國古代衙門都有不成文的陋規，人民請求辦事必須給錢。這個部門要錢、那個部門要錢，每一部門都要錢，這就是陋規。吏治中不應該有陋規。但若收取正常的服務費，也被今日的文明社會所接受。

若把陋規轉換成明文規定的服務費用，例如，我們現在去戶政事務所申請戶籍謄本等證明文件，或到法院辦公證，也都要繳費，這不是紅包，就不會形成管理上的困擾。

有些行業，收取不成文規定的費用，那就不是很好。例如，旅館、餐廳，老闆給服務生的薪水很少，服務生要靠客人給的小費維持生活，這麼一來，客人給的小費多一點，他們的服務態度就好一點；客人給的小費少一點，他們的服務態度就會差一點。在美國、香港都有這種風氣。

這種風氣也要改，應該是老闆給服務生足夠維持生活的薪水，把服務生的薪水算在成本中，就不致發生服務品質參差不一的情形了。

站在佛教徒的立場，紅包應該是象徵性的，代表著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勉勵、彼此關懷，也沒什麼不好。問題是在紅包的大小，如何拿捏得恰到好處，這倒是一項值得注意的學問。

西方人送禮，普通是送小禮物，有特殊的關係或者特殊的情況，也送大禮物、大紅包，但那是送禮者的高興，不是行賄，也不望回禮。一般人送禮的目的，只是當作人與人之間的潤滑劑，所以，根本沒必要送大紅包。

在臺灣的情況卻有些變質，由於有些人要達成某種目的，就送個大紅包，紅包越大，達成目的的可能性越高。所謂「有錢能使鬼推磨」、「拿人錢財，與人消災」、「拿人的手軟，吃人的嘴軟」。這麼一來，就有賄賂的事情發生了。

最近爆發臺大醫院的醫生收紅包的新聞，其實這種情形存在已經很久了。在我們信徒之中，也曾有許多人遇到過這種情形，特別是外科醫生，如果不給他紅包，不會很快替你開刀；即使開了刀，也不保證一定開得很好。但是，我就沒聽說榮民總醫院的醫師有這種風氣，原因可能是榮總的年齡尚輕。

臺大醫院太老了，紅包陋規已經存在很久，尤其是幾位名醫，名氣越大的，要求的紅包也越大，名氣小一點的，紅包就可以送小一點。這種不成文的規定，很多人早就知道了。

所以，在好幾年前，臺大醫院就以「房子大、架子大、伸手大」而聞名，現在輿論界期待他們改革的聲浪很大，相信臺大醫院會有所整頓的。

生病的人總是希望快點把病治好，多花一點錢，少受一些苦。因此，即使臺灣大學的教授去臺大醫院看病開刀，照樣要遵守特殊的紅包文化，乃至法官、警官、各級行政官，為了消災，大家也一樣送紅包。有些送不起大紅包的人，可能就得不到較好的醫療機會了。

趁人之危的大紅包文化，必須經常性地清理改革，否則，過了一段時間，還是會舊病復發。

至於小紅包的禮尚往來，倒是無傷大雅，反而是人情味的表現。

## 讀書風氣

現代的年輕人，比較喜歡漫畫、趣味讀物和消遣文章，對於哲學、宗教、文學等經典之作則興趣不濃，這個現象應該加以正視。

由於科技文明進步，工商業發展，導致人類生活品質、生活條件和生活環境的轉變，也帶來人對精神食糧傾向的轉變。

臺灣的社會，在各方面都受歐美和日本的影響，在文化方面也不例外。通常是歐美開風氣之先，日本追隨其後，臺灣也跟著跑。

有些人也許憂心忡忡地認為：「不要看這些無聊的東西，徒然浪費時間，也對身心無益。」但是，他們不看這些東西才覺得無聊，這些東西至少可以暫時填補他們心靈的空缺，紓解一時心情的苦悶。

美國的文化風潮，大約以十年作為一個轉變的週期。當美國人的讀書風氣一換，日本也隨即跟進。當歐美有新的暢銷書上市，在一週到十天之內，日譯本就會問世。因此，歐美與日本聯手，很快地形成一股全球性的風潮。

臺灣這麼一個小的島嶼，若想要倒轉過來，做到以臺灣影響日本，再影響歐美，不可能辦到。不過，我們可以因勢利導，把不利於青少年的讀物內容，加以淨化。

所謂因勢利導，就是因應現代人喜歡閱讀什麼形式的書刊，出版家可以模仿、學習，但其內容必須加以淨化。

例如，臺灣現在有幾位漫畫家就跟日本不同。日本的漫畫以消遣性的黃色漫畫居多，所謂成人漫畫充斥市場。而我們的蔡志忠卻把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六祖壇經》、《阿含經》等古經典，用漫畫方式加以詮釋，非常地生活化、形象化、趣味化，但是，經典本身的哲理還在裡頭，因此可以產生淨化人心的作用。

寫書也是一樣，應鼓勵培養一批人，寫一些現代人喜歡看的書。例如，林清玄的散文，短短的，只有數百千把個字，很少洋洋灑灑數千數萬字的長篇大論，現代人就很喜歡看。現代報刊上的文章，多半朝著短文發展，因為現代人的時間少，沒辦法也缺少耐心來看完大部長篇的文章。

另外有一些人，喜歡看傳奇，我們也可以把一些淨化的思想寫成傳奇故事。不過，真正的好作品，一定具備可讀性、知識性及趣味的藝術性，也必然能夠吸引廣大的讀者群，改變讀書風氣的傾向。



因此，如果以內容淨化、形式合時宜的方式來做出版，由文化出版界來共同注意此一問題，還是可以挽回社會歪風，而不是一味地跟著歐美、日本的潮流走。

今天國人更嚴重的問題是，沒有養成隨時讀書的風氣，也少有開卷有益的觀念。許多人寧可將大把的金錢花在吃喝玩樂上面，卻不願買書來讀；有些人雖然購買了好多大部頭的圖書，卻當作骨董陳列品那樣地裝點書架。所以，如何鼓勵少讀書的人多讀書，如何創造一個愛讀好書的時代風氣，是很重要的事。

## 功德會

現代社會有越來越多的功德會。顧名思義，功德會就是鼓勵大家來做功德的，但是，要怎麼做才確定有功德，必須從幾個方向來討論。

功德會本身有遠大的目標、正確的觀念，因而得到很多人力的支持，很多財力的支援。那麼，發起的人和參與的人，都有很大的功德。

有一類人創立功德會的目的，在於為個人牟私利，表面上說得冠冕堂皇，做的事情自私自利，這類的人就一點功德也沒有了。

有人因為不瞭解功德會的實際運作，僅以為花錢支持功德會就有功德，誤信漂亮的口號和表面化的理想，沒有經過調查就幫忙功德會。這種人心存善念，還是有一點功德的。

但是，要做功德的人，最好做一下市場調查，例如，領導人是誰、在推動什麼活動、組織發展目標是什麼。如果是去支持自己可以認同的功德會，就有更大的功德。

有一些新成立的團體，有其遠大的目標、進步的方法，將來也可能後來居上，做得很好，所以，新成立的功德會未必就是不好的。

功德會本身是人民團體，必須受政府監督，如果政府的監督工作做得很好，那麼，政府本身也是在做功德。

如今在臺灣的各式慈善團體，如雨後春筍般頻頻成立，如果政府無法好好地監督，正好有人假藉行善的美名成立功德會，以圖一己私利，那麼，這種功德會根本無法為社會圖公益，對社會也毫無功德可言。

不過，功德會的觀念仍然是值得鼓勵的，不要懷疑他們，但是要瞭解他們究竟在做什麼；瞭解之後，自己願意的話，就可以支持他們。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人發起行善的風氣，為社會做更多福國利民的事，社會風氣也會越來越淨化，真是大功大德呀！

## 修行與明師

社會上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修行的行列，這是可喜的現象。但是，隨之而來的問題是：要找那位師父來教導修行呢？

修行要找「明師」，明師不一定是有名的名師，名師也不一定都是明師。

明師是光明磊落的師父，他們往往是腳踏實地、實實在在、實至而名歸；不會刻意造勢、打知名度、自我吹噓。

真正的明師對佛法的知見，必然下過很多的工夫，花過很長的時間。在修行方面，不論他們是專攻那一個法門，必定曾經身體力行，實修實證，也曾追隨過一位乃至幾位高明的師父，在明師座下擔任過數年侍者或學生，接受指導。自己具備了自修的能力，建立

了堅定的信心後，又去修行一段時間，直到因緣成熟，才可以走入人群，廣度眾生。

如果因緣不成熟的話，也沒有關係，自己再繼續修行，努力不懈、精進不怠。也就是說：「達則兼善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。」

像這種明師，對佛法有非常深入的認識，對修行有非常深刻的體驗，懂得教導別人修行的方法，指導別人研究佛理的方便，故而能夠利益眾生。這才算是明師。

也有一些人自己修持非常好，但是口才不好，也欠缺教導別人修行的技巧，這類人也可能是明師。但去找這種明師討教的人，必須本身已具備辨別明師的條件，知道如何從這種不善於教人的老師處，得到正確的指導和影響。可能老師一句話也不講，學生和老師住在一起，觀察老師的言行舉止和生活動靜，本身就是身教，從身教中得到益處，這也是明師的一種。

不要誤以為有名的人就是明師，如果僅憑名氣，就認定他們是明師，是很冒險的。

因為有一些「名師」，可能在出了一陣子鋒頭之後，突然銷聲匿跡，他們的徒眾也煙消雲散。原因是他們自己只會耍噱頭、賣聰明，沒有真實的內涵，雖然有了名氣，但當人家識破他只是虛有其表、故弄玄虛時，便自然而然地被淘汰。這種人雖是有名之士，卻不能被視為明師。

所以說，有名未必是明師，明師未必就有名，而有名的人當中一定也有明師，並不是有名就一定不是明師。

至於如何判斷他們是不是明師呢？

作為一位明師，人格的平實穩定、明朗慈悲最重要，如果情緒化、多樣性、故作神祕，使人覺得莫測高深，即使在某一時間會幫到你一些忙，可是，他經常讓你覺得捉摸不定，有依賴感，又有恐

懼感，既會使你有些安全，又讓你覺得困擾。這樣的老師就有問題了。

其次，自己多瞭解佛法，以正確的因果觀及因緣觀作為基本原則，也有助於考察他是不是一位明師，要不然僅以對方有名就盲從，擁有許多徒眾就信服，也可能得到負面的效果。

明師難求，必須有福報、有智慧才能找到明師，並且從師父那裡得到解決人生困境的方法。

## 核能發電

不同的發電方法，或多或少都會破壞自然環境，我們要做的是盡量減少對環境的破壞，大家以理性、互信的態度來溝通這個問題，而不只是一味地主張「我就是要蓋」或「我就是反對」。

我們法鼓山位於臺北縣金山鄉，就在石門和翡翠灣的兩座核能發電廠之間，兩邊的距離都是六公里。據專家說：「因為風向的關係，輻射塵和空浮物質都不會飄到金山，對法鼓山不會有危險。」但我們的前後都是核能發電廠，如果核能放射線的外洩對人體有害，而又不能防止其外洩的話，要到法鼓山去，只有穿過陽明山往金山這條路是安全的，因為從淡水到金山，或從基隆到金山，都要經過核電廠的近側。

我對核能發電的瞭解不是很深入，如果真的像反核人士所說的那麼可怕的話，我也希望核電廠通通不要建。不僅是為我們法鼓山，也為臺灣全民的安全。

他山之石，可以攻錯。先進國家，例如，美國、日本都在建造核電廠，使用核能發電，因為既經濟又實惠，對提昇國人生活品質、繁榮經濟環境都有貢獻，問題在於是否危害到生命的安全。

安全的顧慮包括：1.核能發電的反應爐產生的放射線，到底危險到什麼程度？2.燃燒過的鈾廢料究竟如何妥善地處理？我在美國看到的相關報導中指出，美國在人跡未到的沙漠中造一條隧道，有十公里深，裡面是一個大倉庫，核廢料就藏在裡頭，避免對人產生不好的影響。

此外，臺灣核電廠附近海域發現的所謂秘雕魚，是不是受核能輻射的影響？到底是不是因為核電廠排出來的水溫變化所造成的，或者根本是一種突變的魚種？能不能通過研究方法而得到一個確實的答案？

政府為人民謀福祉的同時，應該想辦法澄清人民的疑慮，好讓人民安心。

讓人民安心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能夠排除所有安全方面的顧慮，反對的聲音就會少一點。但在民主社會中，做任何事，都會有反對的意見。

我是出家人，主張恢復自然是最好的，如果可能的話，全世界都不要用電，因為不論用什麼方法發電，問題都很多。但是，時代進步到這個階段，已經不可能走回以前那種不用電的路，今天我們能做的，只是減少破壞環境的程度，延緩世界毀滅的來臨。

也就是說，即使核能發電很安全，也不應該永無止境地增加對核電的依賴，及漫無節制地浪費電力，能少用就當盡量少用。因為除了水力發電，不論火力發電或核能發電，都會對自然環境造成負面的影響。

站在出家人的立場，我希望全體人民及政府，以理性、互信的態度來通盤檢討這個問題；也希望大家以惜福、培福的觀點來正視這個問題。但願大家一起來愛護自然環境，珍惜自然資源，好讓五百年後的人類子孫，尚有一片土地可以居住。

# 佛教選舉觀

宗教徒也是社會公民的一個成員，應該關心政治、參與選舉，投入選賢與能的行動。小則是為淨化選風，大則是為服務社稷。不過，該如何關心、怎樣投入，宗教徒應該採取有所為、也有所不為的態度。

宗教徒的觀念和一般人不盡相同。宗教徒有悲天憫人、高瞻遠矚的胸襟，為了救國救民、救世救人，願意奉獻一己之心力，像這種人若不投入選舉，參與政治活動，實在很可惜。

若是避談選舉、遠離政治活動，和現實社會環境脫節，和人群疏遠，宗教就不能對社會產生正面的影響力，因此，我贊成宗教徒應該投入選舉。

我認為，一個宗教團體本身，有其宗教目的的事業，所以不是一個政治團體。因此，宗教不能以其教會團體的名義主張：「我們要支持某某政黨的某某人」，或是說：「我們屬於某人的政黨、某某人的選民」，這樣就變成政教合一，對政治活動、宗教活動來說，都已不單純，反而會由於政潮起伏而為宗教本身帶來問題。

政教合一在過去的西洋史上，曾經施行過以宗教來指揮政治的事實，現在的大趨勢則是採取政教分離的方式，只有少部分回教國家依舊是政教合一。

在釋迦牟尼佛時代的印度，已是政教分離的社會。當時有十六個大國家，還有許多零星小國，釋迦牟尼佛的祖國是個小國家，他是在許多強國環伺下出生的。後來，釋迦牟尼佛像孔夫子一樣，周遊列國，每個國家都去，幾乎每位國王都接受他的教法，他也支持每一位國王、幫助每一個國家，他以佛法的精義幫助他們，建議國王們當如何勤政愛民，如何實施善法仁政，用正法治理國家。

直到現在，正統的佛教徒們，還是秉持這種態度，堅持這種理念。

現在的許多國家有很多政黨，每一個政黨都有可能執政，如果宗教團體屬於某一個黨，會使單純的宗教活動變得複雜化。例如，你支持的政黨執政，你擁護他，他當然也幫助你；但是，當他成為在野黨，而另一個政黨執政時，你辦一些宗教活動，執政黨會以為是反對黨辦的活動，反而增加不必要的政治麻煩和誤會。

作為一個佛教徒，不應該以宗教團體的名義加入任何政黨，可是宗教徒都是自然人，不妨以個人的名義參與政黨，加入政黨選舉，以及參加競選活動，去投入政治舞臺。但是，若以佛教某個團體名義，或是全體佛教界支持某一特定的政黨、特定的候選人，則對佛教可能是一種傷害，常常會被捲入政治動盪的漩渦，對國家也未必幸福。

每當選舉時，我總鼓勵法鼓山的會員要全員投票，每個人都要珍惜自己手中的這張選票，投給和我們理念相近的政黨及候選人。

選黨和選人同等重要，選黨不是因為這個黨很大或很小；這個黨有很多財產或沒有財產，而是要選黨的政綱政策。因為政策好人民就有福，每一個黨的政策主張常常會改變，在投票時，也要看黨的政策是否符合國家現階段的福祉。

在我們法鼓山的會員之中，有好多本來就是各政黨的黨員，我鼓勵他們為了忠於所屬的政黨，應該接受黨的領導，支持黨的決策，否則就會失去身為某一政黨黨員的意義。

法鼓山有各種不同的政黨黨員，而我們的結合，是為推動法鼓山的理念「提昇人的品質，建設人間淨土」，不是為了政治的目的，所以，我們不可以、也不會用法鼓山的體系和名義，來支持某一特定的政黨或候選人，但我們絕對要去投票，選出各自心目中的適當人選。至於其他的宗教單位如何，自有他們自己的想法，有他們行動的自由，我無權置喙。

# 父母同意後再出家

出家不是兒戲，而是經過審慎考慮之後所下的決心，故也不是人人都有因緣，都能出家的。

成年人未徵得父母同意，逕自選擇出家的路，在原始佛教中有例可循；在現代法律上，成年人也有權這麼做。但是，以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及情理法等各個層面來講，如果你想出家，能夠事先徵得父母的同意是比較妥當的。

在戒律中有這樣的規定：「未成年出家，必須徵得監護人同意；丈夫或妻子要出家，必須徵得配偶的同意；軍人和政府官員要出家，必須取得長官許可退役離職的同意，否則的話，就不能出家。」

但是，並未規定「成年人出家，要徵得家人的同意。」這和當年釋迦牟尼佛出家的典故有關。

釋迦牟尼佛在沒有告知父母親的情況下就去出家了，他的父親派了五個人去追他、陪伴他，他把那些追他回家的人，通通度化出家了。後來，釋迦牟尼佛回去探望他的父王時，也把釋迦族裡許多的年輕人度化出家，甚至，連婦女都跟著他出家去了。

由戒律和原始佛教的成例來講，今日的青年不辭父母而去出家，是有例可循的，尤其是大學剛畢業的年輕人，如果告訴父母：「我要出家。」絕大多數的父母們是不會准許的，這些想出家的人就乾脆自己去出家了，他們心想：「反正我已經成年了呀！」在法律來講，成年人有選擇自己前途的權利，可是，大學剛畢業就不辭而別去出家，今日的社會輿論能同情，也會出現抱持懷疑態度的聲音。



我的看法是：成年人為了表示對父母的尊重，向父母說一聲也是應該的，如果父母不同意，有些父母甚至會對要求出家的子女說：「你要怎樣都可以，就是不會讓你出家。」碰到這種情況，就要用智慧、用信心、用耐心來取得家人的支持了。

有兒女要出家，對於一般的父母來說，是很難理解的，一時之間是難以接受，甚至以為是極其悲哀的事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想要出家的人就不要太心急，不可做得太絕，以免讓父母太傷心。

在經典中就有類似的例子。曾經有一位比丘要出家時，父母非常反對，就把他關起來，還說：「既是我的兒子，寧可讓他死，也不可以讓他出家。」兒子從被禁閉那天起，拒絕飲食，他的父母眼看兒子快要餓死了，終於首肯，讓兒子出家。

我曾編寫過一本《聖者的故事》，該書中有這種故事，有些父母看到後，還特別向我建議：「法師少寫這種文章啦，你鼓勵人家用絕食來達到出家的目的。」我回答他們說：「出家是出於個人的意願和堅貞的決心，願將一己的所有，奉獻給宗教，再以宗教家的慈悲和智慧，奉獻給廣大的社會，普濟一切眾生。不是我鼓勵這種作法，而是真有這樣的故事。」

我一向不主張用激烈的手段達成任何目的，如果出家的動機正確，當用委婉、溫和、懇切、忍耐的方式，取得父母和家人的同意，至少使家中有部分成員認同。如果全家人都反對的話，要讓他們先接觸佛教，瞭解現在的出家人在做些什麼。當父母和家人發現出家人的生活比在家人更積極、更充實、更愉快、更有生命力和使命感時，就會同意子女出家了。我常說，出家不是為了逃避現實，乃是為了負起救人救世的重責大任；若無大志宏願的人，是不能出家的，身心脆弱而禁不起挫折磨鍊的人，也是不應該出家的。

我有一位弟子來出家時，已經四十多歲了，她的父母、兄弟姊妹都不贊成，全家通通反對，我便告訴她：「妳還是回去吧，不要出家了。」結果被家人帶回去三次，但因她的意志很堅定，到第四次來寺裡，終於獲得了父母的諒解。出家之後，心態平穩，為人積

極熱忱，非常照顧俗家的父母，因此也讓俗家全體家人都改變了對於佛教的印象和態度，常到我們寺院裡來參加做義工等各種有益身心的團體活動。

出家這條路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樣消極，也不是人人都可以走得上的，所以，我並不鼓勵。但是，若有人已想清楚、已下決心、已發宏願來出家的話，我會讚歎，我會接受，我會成全。社會的各種層面都應當培養優秀人才，宗教界出家分子的優劣，也會影響整個國家民族的品質。

## 無婚生子

在現階段的社會倫理制度下，一個女人「只要孩子、不要夫子」的作法，對個人、對孩子都會造成傷害。

現代人都希望擁有一己的想法，而且怎麼想，就要怎麼做，就像一句現代的流行語說的：「只要我喜歡，有什麼不可以？」這種想法太自我中心了，不僅自私霸道，而且不顧全體大眾的利益。

人不可能離開群體而獨立，既然生活在群體中，就必須顧及群體的利益，彼此守望相助。若太伸展個人主義，會危害到整體大眾的利益。整體的利益受到危害，而自己是整體的一部分，終究是害人者必成自害。

我們今日的社會是害病了，很多人講獨立、自由、民主的權利，但是忘記了民主的定義和民主的精神。民主的決策一定是大眾共同的利益，民主講「主權在民」，這個「民」指的是「大眾」。凡是大眾共同的願望、共同的利益，一定要努力，一定要遵守。若是僅為了個人的利益，則當捐捨一己之我而成全整體的利益。

現在社會上有一些婦女，為了享有未婚女子的獨立自由，不想組織家庭，也不需要丈夫，卻希望找到一個男人，使她能達到懷孕生子的目的就可以。這在目前社會倫理制度下，會產生很大的問題。

一個孩子生下來，卻不知道爸爸是誰，別人都有父母雙親，他們卻只有母親而沒有父親，使得他們在和同年齡的孩子們相處時，心理會覺得不平衡。他們不是孤兒，比孤兒更寂寞。

除非將來有一天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結婚，女人通通不要丈夫，只要找個男人生小孩就可以了，那時候，單親媽媽「只要孩子、不要夫子」的作法，就不會對孩子造成什麼影響了。否則，單親媽媽來的孩子會為社會帶來不安，對於那些沒有爸爸的孩子實在太不公平。

為什麼現在的人類社會，還是需要一個由夫妻、親子組成的家庭結構？因為這樣的倫理制度，有其自然的需要；不論是先進的國家或者是落後的社會，仍然維持著兩性結合及親子依存的家庭模式，還沒發展到女人普遍不結婚，只生小孩的階段。

我想將來的社會也不會出現這種現象，因為大部分的女人都還是需要有個家庭，有個丈夫。夫妻結合而生小孩是自然的，沒有夫妻家庭生活而生下小孩，是不正常的現象，那會給孩子帶來困惑，也會給這種婦女增添麻煩。

不知道父親是誰的小孩，心中永遠有個謎，孩子要求知道誰是父親，母親不能說孩子的父親是誰，那會造成母子關係的惡化，有個心結永遠解不開。而單親的媽媽，身兼父母雙職，既要照顧家庭和小孩，又要到社會上去謀職賺錢，責任很重，壓力很大。如果以為不要丈夫而仍能生個子女，陪伴自己活到年老，滿足兒女繞膝的需求，那是大錯特錯了。

一個正常的男人和女人，都應該結婚，除非發了出俗的願心，做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出家人。不過，我雖沒有子女，卻有信徒，有

弟子；我雖沒有跟父母生活在一起，卻有前輩的師長、同修的道友，共同住寺，一起修行。出家人也有倫理，而且結構完整，不會變成孤兒。有人關懷他們，他們也關懷別人，彼此互相勉勵提攜，出家人並不是孤立的人。何況是在家人，既想有子女，豈可不結婚！

所以，我希望那些想獨立生兒育女的婦女們，要三思而後行。她們有權這麼做，但要想到這麼做的後果，對孩子的成長、對自己本身的身心，所要付出的成本太大了。

## 現代人的飲食觀

過去的人生活條件不佳，飲食但求填飽肚皮即可；現代人的生活水準提高，飲食應該以「健康」作為首要原則。

二十年前，我跟出家弟子們的生活問題很簡單，但求寒天凍不死、平常餓不死，就已經滿足了。但是現代社會的一般人，因為工商業的進步，機械化的生產力增加，使得食物的花樣越來越多。有的人重視口味，有的人重視營養，有的人講究健康，有的人重視排場。

中國的老饕客說，食物要「五味調和百味香」，善烹調的人煮出來的菜美味可口，大部分的人也都希望吃到的食物是「色香味」俱全。所謂色香味是指顏色使你賞心悅目、香味使你心曠神怡，吃到嘴裡嚥下喉時使你回味無窮。這是美食主義者的享受原則，他們並沒有考慮到飲食的營養和健康的因素。

講究美食的享受，只有有閒又有錢的人才有份；對於忙碌的現代人而言，唯有偶爾享受一餐美食，當作休閒活動。比如，週末或者放假，找個地方輕鬆地打一次牙祭解解饞，實也無可厚非。

至於食物的營養，例如，某種食物含有多少卡路里，多少鈣、磷、鐵，多少維他命，那只有營養師會去專注。雖然在市場銷售的飲食包裝上，都標示著所含的營養成分及數量，那是為了讓消費者有信心，一般的消費者卻很少去注意它們。

事實上，吃高單位的營養食物不一定有益健康，要吃得對健康有幫助，應該以越自然的食物越好。

加工太細的食物已失去原料的原味，調味料太濃的食物可能已不新鮮，所以，食物以清淡、自然最好。

吃的時候要細嚼慢嚥，用自己的牙齒和舌頭吃出味道來。最好的味道不是人工調得出來的，而是經過細嚼慢嚥之後，食物和唾液結合，尚未進入食道，已起消化功能，使得齒頰留芳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這樣的飲食方式和飲食態度，才是最有利於健康的飲食。

不同的體質也有不同的忌諱，有些人吃到某些食物馬上覺得不舒服。體質寒冷的人，吃到冷性的食物便有問題；體質虛熱的人，吃到燥性的食物就會不對勁。如果食物上口，越嚼越有味道，身心都很舒服，那對你便是最好的飲食。

至於該吃多少才是適量呢？健康的吃法是七分飽，最多八分飽，不要吃到滿足乃至過飽，每餐吃到已經沒有餓的感覺就夠了。有人說：經常保持頭腦空、胃腸空，便能延年益壽。

肚子常保持有點空隙的感覺，不要養成吃零食的習慣，現代西方人稱零食為垃圾食品，對於健康有害無益。當用正餐之時，覺得太需要吃東西了，那是最佳的進食時機。如果不是為了飢腸轆轆而吃，只是為了貪吃而吃，吃了以後不會消化；樂了朵頤卻苦了腸胃，實在不划算。

現代人看到美食當前，如果不吃，好像對不起食物、也對不起自己。上館子用餐時，故意點來過量的食物，結果，若不剩下一小半，就好像沒禮貌，於是就這麼浪費掉了。有些人明明只吃得下半

碗飯，卻要了一碗；兩個人叫兩道菜就夠，偏偏點來六菜一湯一水果，每道菜只吃上幾筷，表示客氣、禮貌、有教養。其實，這些都是虛榮心作祟的錯誤觀念。

我們吃剩下的東西不可能再給其他客人吃，只好丟掉，對個人是金錢的損失，對整體自然生態而言，是資源的浪費。

所以，我們的飲食，要以「健康第一」的觀念來作選擇，切勿以人情味濃厚的方式拼命灌酒，不斷地勸菜。

## 為什麼要結婚？

結婚，有倫理的原因、有經濟的原因、有生理的需要。若要維持一樁婚姻的美滿，最重要的是男女雙方互相尊重，彼此關懷，而不是互相爭執，彼此佔有。

傳統的婚姻有兩重意義，一是倫理的，二是經濟的。

就倫理言，人到成年之後，要對家族負責任。未結婚時，僅有親子的關係，一旦結婚生子，則上有父母，中有夫妻，下有子女，產生了彼此間多重的責任和義務。幾乎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年結婚生孩子。青年男女的結婚生子，也是為了對父母有所交代，所謂「交代」，就是「世代的交替」。不僅在過去，即使在現代婚姻中，仍存在著這種傳宗接代的需求。

就經濟言，對於過去農業社會的家庭，娶媳婦，即等於增加了一份生產力資源。媳婦再生孩子，人丁增加，生產力也跟著增加，累積財富的速度也就越來越快。

從根本上來看，人的結婚是為了求偶，所謂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」。婚後的身心也會比較平穩，就有意願把作為一個人的責任承擔起來。這是婚姻的基本動因。

現代婚姻中，比較沒有經濟上累積財富的需求，現代人也不會想生很多孩子，可是，倫理的需求還是存在。現代婚姻已從過去的大家庭制度轉變成小家庭的格局，在這種婚姻中，依然遵守著夫婦間的義務和責任。

在我們法鼓山推行的佛化婚禮及佛化家庭中，第一個強調的是要對配偶盡分盡責，而不是彼此佔有互爭權利。否則這樁婚姻一定不會美滿，也不容易維持很久。

義務和權利是互為表裡的，當你盡義務的同時，也就是你在享受權利。只有丈夫才有權利履行作為一個丈夫的義務，當你不是妻子的丈夫，就沒有權利去對一個女人履行丈夫的義務；反之，太太對丈夫也是一樣。唯有如此，婚姻才會持久。否則，彼此互爭權利，忽略義務，婚姻遲早會破裂。

其次，婚姻是男女雙方結合而互相影響。兩個人在一起的生活，是雙方共同擁有的。因為是兩個不同的人在一起，難免會發生衝突的現象，就像牙齒也有咬到舌頭的時候，右腳也有踩到左腳的可能。不要把這些事當成摩擦，應該彼此諒解。

我常常講，中國人一聽說夫妻間「同床異夢」，就意味到這樁婚姻快完了。其實，同床異夢是正常的，怎麼可能夫妻兩人睡在同一張床上，必須要做相同的夢呢！因為是兩個不同的人，如果真的做同樣的夢，那就奇怪了。不過，同床雖可異夢，卻當互相諒解，彼此尊重，各有各的做夢權利。例如，丈夫的夢向東，妻子的夢向西，白天經過溝通與諒解，還是要生活在一起。

夫妻兩人有其各自獨立的人格，要互相尊重，不要把對方當成自己的財產，或者當成自己的附屬品。應當彼此禮讓，不要互相爭權；應當彼此照顧，不要互相計較。這樣的婚姻，才會美滿，才能彼此陪伴走完人的一生。

# 原諒背後說壞話的朋友

「人前不說別人好，人後不說別人壞」的人不多，當你發現你的朋友在你背後說你壞話，最好能以包容及諒解的胸懷泰然處之，這樣才能化解誤會，保持友誼。

凡是人就多少會有一些毛病，彼此之間總會有幾句批評，因為，在人背後不論人長短的很少，我們自己也就是這種人。說壞話不一定就是那般的壞，也不一定就是批評，有時候只是為別人說明介紹，解釋一個人的優點或缺點。故當知道人家說了自己的優點時，除了高興，應該感謝；當知道別人說了自己的缺點時，不該生氣，應當反省。

有一些人背後說你的壞話，是由於嫉妒，若不說你壞話，不能顯示出他比你高明，不能襯托出他的優越。

另外有一種人不是存心使壞，只是有使壞的習慣，喜歡東家長、李家短，愛說張大娘怎麼樣、李大媽又怎麼樣，若你問他為什麼要說人壞話，他卻不知道那是說人壞話。張大娘、李大媽不一定有那麼壞，他就是喜歡繪聲繪影，加油添醋，讓人家聽得很有味道，他自己講得也很過癮。這種蜚短流長的壞毛病，我們自己也曾犯過，我們周遭的人也多少有這種問題，那你就把它當作一件理所當然的尋常事來處理，以平常心看待，何必生氣。

如果有人因為嫉妒而說你壞話，那很好呀，能夠遭人嫉妒，表示你很不錯；如果他是拿你當作消遣，那也很好呀，至少你可以讓他人快樂，你也應該值得安慰。

會不會因為他人的批評、毀謗、破壞而使自己受到損失？有可能發生這種事。例如，本來有一個工作機會是你的，因為有人說了壞話，工作便泡湯了；原本有一個朋友對你很忠誠，因為有人從中挑撥，便使那個朋友和你疏遠了。碰到這種情形，最好找一個機會和對方談談，以期早日化解彼此間的不愉快。



化解的方法要誠懇、主動、明快，不要猶豫、被動、等待，等待下去會連朋友也沒有了。你可以告訴他說：「我還是把你當朋友，我也許有什麼缺點，我會檢討改進，但我還沒有壞到那個程度。」

我也偶爾聽到有人批評我，甚至公然寫文章臭罵我，我會說：「站在他的立場，如此指摘我，我可以諒解的，但他不是我，他尚不知道，我還沒有壞到如他所說的那個程度，我們之間沒有什麼深仇大恨，我仍願意跟他做朋友。」這麼一來，就可以化解誤會，繼續做朋友了。

也有一些人就是對你誤會很深，他說：「我什麼朋友都要，就是不要你這個朋友，即使到閻羅王那兒，我還是不承認你是我朋友；就算到了極樂世界，如果你也到了那兒，我就不想去了。」遇到這種人，你也不必介意，他已經氣你氣到這種程度，你最好說：「我的業障深重，是我那輩子欠他太多，我慚愧、我懺悔，我為他心中對我的怨恨祈禱，不要恨上加恨，不要冤冤相報。願自己的業障，早日冰消。」當你能夠這麼自我化解的話，你就不會那麼地不平衡了。

## 照顧老人精神重於物質

人在上了年紀以後，的確需要關懷、需要照顧，此在東西方社會，雖然各有不同的處理方法，精神的寄託重於物質生活，則是相同的。

有人批評今日的西方社會，是「年輕人的戰場、老年人的墳場」。例如美國，年輕人必須離鄉背井，獨立謀生，然後在外地結婚生子、成家立業。年老的父母通常被留在老家養老，老夫老妻相依為命，如果老伴先走了，只有形單影隻孤零零地伴著老狗老貓和電視機過日子了。兒女難得在國定假日時回老家探望父母，一年

一、兩次。老人生病時，由保險制度來照顧，也可向政府申請一名護士，照料老人病患的生活起居。

像美國這種制度下受照顧的老年人，並沒有享受晚景的快樂。除非老人被發現害病，否則至死為止，甚至死了以後，兒女都可能不知道；幾個月以後回去探親，才發現老人的遺體早已生蛆腐爛了。這樣的淒慘人間，在我們今日的臺灣也曾經發生過。

目前臺灣朝野，為了老人福利發給老人年金，用心至善。不過僅僅發錢給老人是不夠的，更重要的尚需精神生活的充實。

有一些老年人懂得量入為出的計畫經濟，拿到了錢，可以生活得更好一點；也有一些老年人不善於計畫，今天給他一筆錢，明天就可能被花掉，甚至不知道用到那裡去了，明天再給他一筆錢，還是變成不知去向，生活依舊沒有改善。

例如，我有三個親人在大陸，一位嫂嫂，兩個哥哥。其中有一個哥哥很會計畫經濟，我一年匯給他幾百元美金，他的零用就已夠了。另外一位哥哥不會理財，每次接到我的匯款，他就買東買西，送給兒孫，很快地他又寫信要我寄錢，我不能滿足他的需索，他就埋怨我說：「有個有名的弟弟在海外，就是不肯照顧我。」因此，這位受我關懷較多的哥哥，卻是罵我最多。

照顧老年人的辦法，除了舒適的生活環境、適當的物質條件及醫療設施之外，尤其要培養他們豐富的精神生活。休閒、文藝、進修等，都很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培養一種宗教信仰。有了虔誠的宗教信仰，便不會覺得社會遺棄了他，或是別人欺負了他。在宗教的信仰之中，他們會有許多益智治心的工作要做，對於生命的歸宿，也會獲得安定和安慰的未來感。

人到了晚年的時候，不免會覺得落寞無奈，前途沒有希望；一生奮鬥的努力貢獻，通通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，自己只是做了一場春夢，真的太不值得了。當有這種心念生起的時候，他們會活得很不快樂。

因此，要讓老年人的精神有所寄託。若只幫他們安排一些娛樂以及長青大學等的學習環境，畢竟只能治標，無法治本；只能暫時的給他們安慰、寄託，不能使他們朝向永遠的未來努力，所以不夠究竟。如果老年人能有宗教的信心，對生命的未來便會充滿希望，活得很有尊嚴，死也很有意義。唯有如此，才是老年人最大的幸福。

## 地府、天堂都是海市蜃樓

凡是宗教，幾乎都信有天堂及地獄，至於陰曹地府之說，則是出於中國民間信仰。因此，有一些中國人信了宗教，便會賣弄玄虛，說什麼遊地府、上天堂。類似這種偏離了人的立場的宗教現象，雖有其正面的功能，但也會帶來負面的影響。

信仰宗教者有不同的性格，不同性格的人接受不同性格的宗教，也可以說，不同時代環境中的人，發現了不同性格的宗教。所以，各式各樣的天堂、地府之說，也是為各式各樣的人而設。

例如，西方人只信有天國及地獄，不信有佛國淨土；佛教徒除了信有佛國，也信有天國及地獄；而中國人在病中和夢中遊地府上天堂，所看到的景物與人物，都是東方的，沒有西方的。西方宗教的天國中，天使盡是白種人，未見黃種人，更未見黑種人。從這個角度來考察，便可以明白，宗教信仰和宗教經驗的背景，是不可分割的。

以佛教的立場看，雖承認有神有鬼，也承認有天堂地獄和佛國淨土，但是信佛學佛的目的，是要達到無我無相的解脫自在，也就是超越一切的神、鬼、地獄、天堂。佛教認為，對於神、鬼、地獄、天堂的信仰，都有它一定的「作用」，卻不是最終的目的。是不是真有地府與天堂？對凡夫而言是有，對聖者而言是無。

對於地府天堂之說，佛教認為對愚人說有，對智者說無。那是一切唯心所現，就像是戴了不同色彩的眼鏡，就看到不同色彩的世界。這就是為什麼古代的中國人只看到中國人的天堂地獄，現代人的世界已知有紅黃黑白等人種，因此現代人遊地府，應該可以見到聯合國狀態的地獄了。古代西方人的天堂裡沒有黑人，以致現在的非洲人也創造了一個黑人的天堂，擁有黑人的上帝。這都是出於褊狹的種族意識，並不是具有黑白分離的天堂地府。

在我們的生活圈中，有人說，他遊了地府，也有人說，他到了天堂。這些事是否可信，其實很難說。因為當他第一次講給你聽的時候，他還有點隱隱約約，不太確定；到了第二遍講給你聽的時候，就相當逼真了；到了第三次敘述的時候，他的自信心就越來越強了。

我碰到幾位自稱上過天堂、遊了地府的人，也見過自稱曾經親臨西方極樂世界的人，當他們第一次描述的時候，還會問我：「我見到的是這個樣子，你看對不對？是九品蓮池的第幾品？」

到了第二次，他會肯定地說：「我看到的就是這個樣子。」

第三次講出他的見聞時，就會要求我非得相信他的見聞不可了。

這些人之中，如果是善根深厚的人，便會虛心向我請教，我會給他建議：地府天堂，就算實有其事，也都是海市蜃樓。一個以清淨心學佛的人，應該把它當作幻景處理，否則那會給人帶來心理上的負面影響。

一個正常的佛教徒，縱然在修行過程中發生了或多或少的神祕經驗，也不會沾沾自喜，逢人炫耀。因為一則你不能把你看到聽到的拿給別人看，再則即使你辦得到，人家也會說你弄玄虛、玩幻術。若有人因此而信者即成迷信，若不信者還是不信。

所以，一個高級的宗教，相信天堂地府是身後的因果報應，然而尚在活著的時候，應當站在人的立場，把人的責任和義務擔負起來，把人的標準做好，才是最重要的。「人成即佛成」，有了完美的人格，離佛也不遠了。那裡還用愁著上不了天堂而下地獄嗎？

## 慎用催眠術治病

催眠術治病法有臨床上的實際效果。不過，一個人的心裡若有解不開的結，仍然必須依靠自己作心理建設，勇敢地面對問題，才是治本之道。

我不懂催眠術，也沒有被催眠過，但我確實看過有人被催眠而把病治好的例子。精神科及心理治療醫生，多少都學過催眠技術，用來治療病人的身心障礙。所以說，這門技術也值得給予肯定。

必須注意的是，催眠術有其療效，卻不一定必然有效，以目前坊間流行的《前世今生》這本書為例，該書描述的案例是說，患者經過催眠之後，見到了前生（過去世），然後患者的病就被治好了。

從佛法的立場來看，催眠治療只是精神上暫時的安撫；如果是因為身體的不平衡而引起的心理不平衡，還是要用藥物治療及物理治療或食物治療，才會比較踏實。如果催眠術用得過度，反而會引起患者心理不平衡的後遺症。

兩千五百多年前，出生於印度的釋迦牟尼佛，具有三明六通的大神通力，比催眠術要高明得多，但是，當釋迦牟尼佛以及佛的聖弟子們害病時，也會請醫生來診斷治療。所以，身體有病就交給內外科的醫生看，心理有病就交給心理醫生看，精神有病就找精神科醫生治療，這才是正確的作法。

我只能說，催眠術可能有其作用，但是，我不相信催眠術能治一切的病。唯有心理建設的工夫，是治療一切疾病的根本方法。

正確的心理建設指出：我們有病，必然有其原因。病因包括身體上、生活上及環境上的種種原因，再加上自己在過去世帶來的業報，是其主要病根；如果只看到這一世的原因，往往無法把病因解釋得很清楚，因此，必須追溯到前世或更多的過去世所造的業報。有一些人得了某種莫名其妙的怪病，看多少醫生也治不好，佛教稱之為業障病，若能用催眠術治得好，那就違背因果的原則了。

不論得的是那一種病，病因是什麼，如果患者的念頭和心理傾向可以轉變的話，不要怨天尤人、不要害怕逃避、不要恐懼不安，心平氣和地面對疾病，該治療就治療、該吃藥就吃藥、該怎麼做就怎麼做，那麼可能活得久一點，病也可能好得快一點。面對果報、接受果報、改善果報，這才是最好的治病之道。

## 父母離異，孩子該跟誰？

父母離異，孩子該由父親監護或由母親監護，並不需要有一定的答案，那要看社會風氣、社會觀念，以及父親、母親的個別情況而定。

在人類史上，曾有過母系社會，後來又變成父系社會，即使當今的世界，還是有一些地方是母系社會的形態。究竟是母系社會好，還是父系社會好？社會學家、人類學家不停地討論研究，至今仍未有定論。從已知的歷史來看，父系社會維持得比較久一些，原因大概是體能上的條件不同，母系社會比較不能適應歷史的演化。

由於今日的世界潮流仍以父系社會為主，所以，法律的設施難免會傾向維護父系社會的立場，但是，法律本身並不代表絕對的公平與正確，只能說是當時當地的一般標準。

法律的「律」就是一律如此的意思，經常是顧此失彼，因為世間上的事，很難用一個統一的尺碼去解決所有的問題。所以，好的法官在遇到親子之爭及夫婦之爭的案子，多半希望他們能於庭外和解，在使用法律的同時，希望找出另外一條更好的路來。

我認為，法律在這種屬於離婚父母爭奪子女監護權的事件上，應該有彈性。究竟該判給父親，或判給母親，應由法官、律師、男女雙方來共同研究協商，找出一個比較有利於孩子的辦法來，這是為了孩子的教育成長，不要僅僅為了離婚父母的意氣而爭。

一般來講，父親主外，母親主內。父親在外面的事情比較多，他沒有很多時間放在孩子身上；母親的心思細密，而且因為小孩是她十月懷胎生下來的，所以母親對小孩的照顧比較周到。

不過，個別差異仍然很大。有些母親蠻橫不講理，能力不夠，把孩子交給這樣的母親監護，孩子也很無辜。有些父親對孩子的父愛很濃，可以父兼母職，照樣把孩子帶得很好。

由於孩子監護權是屬於家庭問題，法律的裁判應該保留相當彈性的空間，讓當事人共同討論之後，由法官作出一個有利於父母雙方和孩子的決定。

## 通用語和地方語並行不悖

語言是人類用作彼此溝通的工具，為了使得人與人之間更加快速而有效地進行溝通，語言必須普及化。但是，各個地方幾乎都有自己的語言，保留著他們自己的文化特色，我們也應該加以尊重。

語言本身可以反映文化的特色，由於各個地方的人民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及生活習慣，多學一種語言，就多具備一種溝通的能力，也多了一條吸收新知的管道。

以歐洲為例，一個小小的國家就有好多種語言，除了自己的語言，也必須學習鄰近幾個國家的語言，所以，在歐洲大陸上，有英語、德語、法語、俄語、西班牙語、葡萄牙語、荷語、丹麥語、波蘭語……等數十種語言，這些語言在歐洲人眼中都是通用的。有些歐洲人雖認為英語是二流的語言，而以為德語、法語、西班牙語才是高級語言，可是他們又非學英語不可，因為英語在世界各地還是最最普遍通行的。

以臺灣來講，從中國大陸傳來的閩南語及客家語都很美，也都保留得很完整，這兩種語言我都學了，雖然講得不好。但是，如果要把某一種地方性的語言變成全國性及國際性的通用語言，那就不可能了。

如果原住民堅持用他們各自的山地話作為臺灣的標準語、客家人堅持用客家話作為標準語、閩南人堅持用閩南話為標準語，那是很糟糕的事，那會使得每個地方每個民族將他們自己封閉起來，沒辦法接受外界的訊息，也無從獲得新的知能；即使是臺灣這般大的島上，也會因為語言不通而形成許多的隔閡誤會和不便。所以，個別的語言族群可以在各自的族人之間用方言溝通，以示親切的族情關懷，但其仍然應該學習普遍通用的語言。

例如，印度這個國家，總共有四十多種語言，不同的地區、不同的民族，各自均有不同的宗教信仰，也有不同的語言文字，官方則規定以英語和印度語等少數幾種語言作為通用語，其他的語言就是地方語。地方語言容許存在和傳流，可是，人民一定得學會全國性的通用語。

至於通用語好，還是地方語好，我想兩者都好，各有作用，如果堅持只用某一種語言，就太偏激了。如果我們廢止通用語，只用地方語，這是本末倒置的觀念。如果只准用通用語言，禁止地方語言，這也失之偏頗，因為地方語還是值得保留。



# 正視飆車少年的問題

飆車並不是臺灣土生土長的產品，而是從歐美國家開始，接著日本的青少年起而效尤，然後臺灣的青少年也跟著發狂。這不是年輕人去國外學回來的，而是因為我們此間的大眾傳播媒體大量報導了類似的新聞，便引發了部分青少年們有樣學樣的靈感。孩子們如果沒正當而又適合的活動空間及活動方式，便會覺得飆車也是很好玩夠刺激的事，外國孩子可以這樣做，中國孩子為什麼不可以。尤其今天的媒體廣告不斷地唆使大眾說：「只要我喜歡，有什麼不可以！」因此吹起了一陣歪風。

少年孩子們之所以會接受這種新鮮、刺激而又危險的風潮，主要是由於社會給他們的關懷不夠、家庭給他們的溫暖不夠，再加上學校教育對他們使不上力，他們便另闢一條麻醉自己和發洩情緒的路來，並用這種叛逆的方式來反抗社會、破壞社會。好比一個人體，假如營養的輸送不能平衡正常，就會長出有損健康的組織體來，例如癌症。這些孩子們的思想觀念都還沒有成熟，不會用其他的方式表達內心的不滿，只好用破壞的暴力，以引起社會的注意。

最重要的是，他們覺得，社會既不能夠接受他們，也不能夠適應他們，他們就創造屬於自己的天地，形成一個相互呼應的團體。因為成群結隊，感覺到人多勢眾之時，就會天不怕地不怕，做出暴亂犯法的事來了。因為有彼此壯膽，反正「你也是這樣，我也是這樣，我們幾個人就一起去做吧，要死一起死。」所以，他們才會去飆車殺人。

當他們一個人獨處的時候，絕對做不出這麼大膽的事，就因為是幾個人在一起，才會一哄而起，做了壞事之後，又一哄而散，形成了社會問題。

這種問題，需要各階層的社會大眾給予適當的引導，否則會變成洪流，更加不可收拾。

我們社會上有個怪現象，經常隱善揚惡。舉個例來說，我們法鼓山花費了很多心思，動員了很多人力，投入了很多時間，做禮儀環保、心靈環保等有益社會人心的活動，可是媒體並不非常重視，他們認為「宗教界做好事是應該的，沒什麼新奇。」

反之，對於性與暴力、破壞與犯罪的事件，經常大做文章，而且連續好幾天追蹤報導，寫得既詳盡、又清楚，好像記者先生就在現場親眼目睹一樣，強暴是怎麼做的；殺人怎麼殺的；飆車怎麼飆的，用什麼牌子的車、車子如何改裝、怎麼騎的……，通通描寫出來，這雖沒有教人犯罪的意圖，卻有讓人照著去做的作用。

很多年輕人原本不知道這些技術，經過媒體如此一報導，他們就知道了，還會心想：「別人能這樣做，我們也可以這樣做。」至於是不是會有危險，他們就不考慮了。

此外，每一個有了兒女的父母，對於子女的心向及個性的發展，必須經常關懷疏導，要尊重子女的人格，並誘導他們健康地成長。在學校方面，對於心理異常、行為乖張的學生，應取得家長的合作，給予特別的輔導。社會上對於失去家長照顧及學校教育的青少年，也當共同設法，或用法令的規定，或以特殊教育的收容觀護，以期收到浪子回頭金不換的功效。

## 年輕人應慎選學校科系

年輕人在選擇學校科系時，固然要顧及將來的社會所需，更重要的是評估自己的條件、興趣、實力，否則很難學有所成。

將來的社會需要什麼樣的人才？年輕人根本不知道，只能從父母、師長那兒得到一些建議。但是，這些建議不一定正確，因為誰也無法預料得到未來的十年、二十年，社會將走到那個方向，需要那些人才，那個科系的出路最好。

過去理工科最看好，現在是工商管理最賺錢，未來的趨勢如何，不得而知，大家的觀念和社會的需求都在隨著時機因緣轉變。

我倒是覺得，管理是最基本的知識，因為商業要管理、工廠要管理、學校要管理、政府行政部門也要管理……，做什麼都必須管理，所以，將來每一個人都應該有管理的基本常識。

至於個人要學那一門技術，或是朝那個學術領域去鑽研，就要看自己的興趣和條件。如果自己的興趣和條件不夠的話，想要鑽也鑽不進去，即使這一行將來很熱門，還是沒有用。所以，我還是向年輕人說：自己的性向適合往那方面發展，就朝那個方向發展比較好。

也有一些人朝那方面發展都差不多，對自己的長處也不很瞭解，那就只好抓一樣，算一樣，中國人說：「身懷一技之長，勝過萬貫家財。」將來就不會餓肚子了。

你能做瓦匠，就做瓦匠；能做水泥匠，就做水泥匠。在中國，這些行業都是從學徒開始，漸漸成為大師傅；在美國，則有專門的學校培養這類人才。這種行業不只靠勞力，也還有技術層面要學習、研究、創意、發明。真所謂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狀元。

現代世界以科技最熱門，科技最高的學問還是技術，不管是軟體還是硬體，你現在有機會學習的，就應該抓住機會，認真學習。下一次可能會有另外一個機會，再去學習其他的東西。

當你還不確定該往那個方向發展時，也不要空等著，把眼前的機會分析比較一下，先選一門比較符合自己條件的科目深入研究，一段時日之後，必有所成。

以後會發生什麼事，會往那個方向發展，誰也無法百分之百地預測到。因此，目前能學到什麼，就努力去學，才是務實的作法。

# 當碰到交通阻塞時

我從年輕到現在，幾十年來，對交通阻塞可以說是經驗豐富。

我十幾歲時住在上海，就常碰到交通阻塞。那時候，三輪車還很少，汽車幾乎看不到，黃包車特別多，經過四大公司的幾條大馬路，上下班時擠滿了黃包車陣，可說是寸步難行。

二十多年前我去日本留學，住在東京市，當上下班的時候，經過新宿、銀座等幾個都市中心地帶，車輛阻塞的程度也很可怕。有一次，我從大阪乘計程車到京都，快要進入市區時便碰到大塞車，日本的司機比臺灣好一點，不會一碰到塞車就亂按喇叭，而是放輕音樂，然後對我搖頭苦笑，他覺得對不起我，卻又無可奈何。

當時我就告訴開車的日本司機：碰到這種情形，你再急、再煩、再無奈，通通沒有用，我們只好接受這個事實，不如把這一片排列整齊的車海，當作美術圖案來欣賞；而且，你平常整天找客人、讓客人上下車，心情緊緊張張的，找不到休息時間，現在正好可以利用這段時間休息。不要去想「萬一時間趕不上怎麼辦？」反正已經遲到了，只好接受事實。念頭一轉，就可以把塞車時間當作一種享受。

我告訴他：「用這個觀念改變心情，可能比聽輕音樂還更有效。」他說：「我沒有聽過這種說法，好像蠻有用的，我很願意試試。」

現在我經常往返於中美兩地，美國的紐約街頭也有所謂「交通尖峯時段」，人們常會說：「這個時間不要出外，免得去跟人家在馬路上相擠！」但是，偏偏不湊巧得很，這個時間你可能就被陷在馬路上的長龍陣中，這時候，也只好接受這個事實。

有一次我的一個弟子為我開車出門，就碰到交通尖峯時間，一邊等綠燈，一邊念阿彌陀佛，但是，紅燈變綠燈，綠燈變紅燈，燈

號變了十多次，車子尚在原地動彈不得，所以很煩。後來，他乾脆搖下車窗，跟旁邊鄰車的人聊起天來。那人原本也為塞車而苦惱，看到我弟子跟他親切地打招呼，也樂得有人聊聊，可以排遣時間，他們就談些：「你做什麼的，信什麼宗教，你這款衣服我沒看過……」但是，因為車子排出大量廢氣，空氣很濁，他們只好再搖上車窗。

這位弟子後來就問我：「和別人談話是個好法子，可是，才談幾句，空氣就很不好，怎麼辦呢？」

我告訴他：「你就一心一意、心平氣和地念阿彌陀佛，一方面可以打發時間，一方面祈禱諸佛菩薩，讓交通早一點通暢。專心一意地念佛，時間就過得很快，這是很實際有用的方法。」

後來，他真的照我的話去做，而且還告訴我：「師父，你這個方法很靈驗。我現在用兩個方法，如果塞車時間不長的話，我就開窗跟人家聊天；如果時間長的話，我就念阿彌陀佛。平常我難得有十五分鐘的時間念佛，現在一碰到塞車，有時候可以念佛十五到二十分鐘，念得很安心、很高興。」

我沒有開車，這是我教開車的人對付塞車的方法，試試看，還是很管用的。

## 做個有國際觀的現代人

自古以來，知識分子每每以「讀萬卷書、行萬里路」來自我期許。現代人已步入國際村或地球村的世紀，國內和國際之間，個人和團體之間，息息相關。故而，作為一個現代人，必須培養國際觀，才能適應時代而不致孤陋寡聞。

有些西方的年輕人，大學讀了一陣子，或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，便到全世界各地跑一跑，玩累了再回學校讀書，或者重新找一份工作做。這些人大部分是事業和家庭都還沒有穩定。另外有一些人是得天獨厚，有錢有閒，所以不論年輕年長，都能到各地去旅行。還有些年輕人單騎走天涯，一樣可以環遊世界。不過，在整個社會人口結構中，這些都算是少數。

事實上，培養國際觀並不一定非要到全球各地旅行不可。經常旅遊的人，可能有國際觀，也可能僅是玩樂，未必能有國際觀。豈不聽說「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」？可以見得，即使沒有錢、沒有時間經常出國去看看，仍然可以做一個有國際觀的人。

我們可以經常從大眾傳播媒體中關心全球各地發生的時事，也可以通過閱讀新近的出版消息，到圖書館找到與你興趣有關的各種新發生、新發現的新資料，這樣就可以使我們具備國際知識，培養國際眼光，漸漸形成國際心胸。除了透過翻譯的出版物，如果能夠多學會幾種外國語文，那就更好。

一個有國際觀的人，會有恢宏的心量、深遠的眼光。對他自己、對全國人，都有幫助。

首先，他會考慮全人類的福祉，不會只看到個人的近利。所謂高瞻遠矚，對其個人，對於社會，均有助益。有國際觀的人，會以開明及理智的態度觀察事物，比較不會武斷地批評，也不太會杞人憂天。

不過，也有一些人因為失去了對於本國本土的信心，只是一味地崇洋媚外，看到洋人有一點點好，就想全盤抄襲，或者恨不得自己就成為洋人，這就失去培養國際觀的意義，而會被冠上假洋鬼子的尊號了。所以，培養國際觀的確很重要，但是，一味地迷洋、崇洋，就不值得鼓勵了。

# 絕症病人的心理建設

當你知道親人得了不治之症，該不該告訴他本人？那必須看他是不是已經作好了心理建設。

第一種情況是，患者本身並不知道病情嚴重，心理上沒有任何準備，根本無法接受即將面對死亡的事實，如果立即把實情告訴他，他的心情很可能馬上就一落千丈；本來還不會死得那麼快，一聽到病況嚴重後，很可能一下子就被你嚇死了。另一種反應是，患者不願接受事實，整天鬧情緒，吵得家裡上上下下六神不安、雞犬不寧。對這類病人，應該等他作好心理建設後，再告訴他實情，比較好些。

第二種情況是，患者本身的心胸原本就很開朗，對生死之事早就有了心理準備，隨時可以告訴他實情，不會有什麼麻煩。

第三種情況是，病人本身長久經過許多努力之後，心裡知道病情並不樂觀，那就不要欺騙他，告知實情之後，和他共同度過人生最後一段旅程，讓他在平靜、安詳的生活中，不慌不忙地走完這一生，這也是很好的處理方法。

面對生死大事，一個人必須有心理建設，其中又以宗教的信心最重要；沒有任何一種心理建設比宗教信心更重要。

但是，有一些人你叫他做什麼都可以，就是不願意相信宗教。中國社會中有不少這種人，尤以知識分子為多。他們以為：「人生就是這樣子，有生必有死，生是自然，死也是自然，有沒有宗教，都無關緊要。」這種人不想要宗教信仰，旁人也不需要強迫他，這時候你可以告訴他：「你不信宗教沒有關係，不過，我相信，我用真誠的心為你祈禱，這是對你的一份關懷，對你沒有什麼妨礙，也沒有什麼壞處。」當你虔誠地為他祈禱，他會漸漸地感受到你的真誠，慢慢地也能受到你的影響，他的態度和口氣都會順著你說：

「好吧，那我自己也念佛祈禱。」——這時候，他會培養出宗教的信心。

引導絕症病人建立宗教信心時，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強迫他，要以感性的溫馨、理性的慰勉，慢慢地勸導。如果他還是堅決不願相信宗教，我們還是繼續為他祈禱，對他還是有用。

有個實際的例子是這樣的：近代有一位新儒家的大學者唐君毅先生，一向不相信佛教，只是同情佛教。他母親過世時，他以儒家的禮儀為母親辦後事，可是，在他心裡頭總覺得「儒家的方法沒有辦法幫助母親」。後來，他還是到寺院找法師為他母親誦經超度，他自己也在佛前跟著一起念經。

不管絕症患者相不相信，我們還是用宗教精神勸他們，使他們可以活得更久一點，最後離去的那一剎那，心裡也會平安一點。

---

~ 全書完 ~



# Table of Contents

[《法鼓全集光碟版》第八輯 第三冊](#)

[《叮嚀》](#)

[自序](#)

[賄選](#)

[藝術品義賣](#)

[二二八事件](#)

[婚姻暴力](#)

[青少年自殺](#)

[如何避免婦人之仁](#)

[頂客族](#)

[禪對企業的影響](#)

[大的包容小的，小的諒解大的](#)

[女人外遇](#)

[明星熱](#)

[負心](#)

[同性戀](#)

[超度](#)

[用平常心應試](#)

[廢止死刑](#)

[如何處理是非](#)

[紅包文化](#)

[讀書風氣](#)

[功德會](#)

[修行與明師](#)

[核能發電](#)

[佛教選舉觀](#)

[父母同意後再出家](#)

[無婚生子](#)

[現代人的飲食觀](#)

[為什麼要結婚？](#)

[原諒背後說壞話的朋友](#)

[照顧老人精神重於物質](#)

[地府、天堂都是海市蜃樓](#)

[慎用催眠術治病](#)

[父母離異，孩子該跟誰？](#)

[通用語和地方語並行不悖](#)

[正視飆車少年的問題](#)

[年輕人應慎選學校科系](#)

[當碰到交通阻塞時](#)

[做個有國際觀的現代人](#)

[絕症病人的心理建設](#)